





日知錄  
卷



日知錄卷之十七

生員額數

生員猶曰官員有定額謂之員唐書儒學傳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此生員之名所始而明制亦畧倣之

明初諸生無不廩食於學會典言洪武初令在京府學六十人在外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日給廩

膳聽於民間選補仍免其差徭二丁

正統六年閏十一月乙未以直隸保安州

臨邊民少減儒學訓導一員生員併爲兩齋歲貢依縣學例其後以多才之地許令增



廣亦不過三人五人而已踵而漸多於是宣德元年定為

之額如廩生之數其後又有軍民子弟俊秀待補增廣之

各大明會典正統十二年奏准常額之外軍民子弟願入試按實錄此從鳳陽府知府楊瓚之言先是廩增額外

久之乃號曰附學無常額而學校自此濫矣異時每學生

員不過數十人故攷試易精程課易密而洪武二十四年

七月庚子詔歲貢生員不中其廩食五年者罰為吏不及

五年者遣還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為吏

二十七年十月庚辰詔生員食廩十年學無成效者罰為

吏成化初禮部奏准革去附學生員四年五月已而不果

行成化元年大藤峽用兵始令兩廣攷試不中生員廩膳

納米五十石增廣納米二十石免其克吏放回寧家其

年係定等府水災復依此例廩加納米六十石增廣四丁

石以後餉軍賑饑率依此例至五年二月提調直隸學校

監察御史陳煒奏請免其克吏克吏免發

為民奉旨准行仍追其所食廩米

有罰取之如彼其少課之如此其嚴豈有如後日之濫且

情者乎今人於取進士用三場勤言遵祖制而於此獨不

肯申明祖制舉一世而為姑息之政僥倖之人是可歎也

宣德三年三月戊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

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并提調官教官將生員公同攷

試食廩膳七年以上學無成效者發克吏六年以下追還

所給廩米黜為民至宣德七年奏天其時即已病生員之

濫而尚未有提學官之設是以煩特旨而會多官也  
正統元年五月壬辰始設提調學校官每處添按察司官

其論甚核愚主此見  
故近日議者喜言廣  
額開科此文運之衰  
世道之厄非盛事也

今但江南一省生員不下五  
萬武庫



一員南北御史各一員十年四月廣東左參議楊信民奏

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

學官不過歲一至而已雖曰職掌徒為文具罷之便事

下禮部尚書胡藻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致較府

州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宜照例詣學攷其勤惰今因設

提學官乃彼此推諉是非設官之過乃曠職之咎也得旨

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學官之不職者

月丙戌山西絳縣儒學署訓導事舉人張幹請罷提督學

校御史僉事等官部議從之上不允

午翰林院編脩周洪謨請裁革各處提學官

天順五年十一月庚申復設提督學校官

其條例曰

生員食廩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為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

六年以上不諳文理者罷黜為民當差又曰生員有闕即

於本處官員軍民之家選攷端重俊秀子弟補充當時生

補今克吏之法不行而新進附生乃有六年未滿免黜之

例蓋繇此而推之也

李吉甫在中唐之世疾吏員太廣謂繇漢至隋未有多於

今者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今則

遐陬下邑亦有生員百人即未至擾官害民而已為遊手

之徒足稱五蠹之一矣有國者苟知俊士之效賒而遊手  
之患切其有不亟為之所乎  
其中之劣惡者一為諸生即思把持上官侵噬百姓聚黨  
成羣投牒呼譟正統十四年六月丙辰詔生員事犯黜退  
者輕罪克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姦盜冒  
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克兩  
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克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  
原籍為民示警至崇禎之末開門迎賊者生員縛官投偽  
者生員幾於魏博之牙軍成都之突將矣故十六年殿試  
策問有曰秀孝間汗潢池時舉人亦有嗚呼養士而不精  
從賊者故云

入仕之途易則微倖之人多  
而讀書又美名此天下所  
以多生員也武庫

我郡今日正是如此



其效乃至於此。

景泰四年四月己酉右少監武良禮部右侍郎兼左春坊左庶子鄒幹等奏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百石乞入監讀書今山東等處正缺糧儲宜允其請從之并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此一時之稅政遂循之二百年。

五月庚申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例減三百石河南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鑾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乃有之未聞以納粟爲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將取後世作侷之譏部議倉廩稍實卽爲停罷。

八月癸巳禮部奏邇因濟寧徐州饑權宜拯濟令生員輸米五百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

正統以後京官多爲其子陳情乞恩送監讀書者此太學之始壞。

天順五年十月令生員納馬廿匹補監生。

唐書載尙書左丞賈至議曰夫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漸者何謂忠信之陵頽恥尙之失所未學之馳騁儒道之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近代趨仕靡然向風致使祿山一呼而四海震蕩思明



再亂而十年不復向使禮讓之教弘仁義之道著則忠臣孝子比屋可封逆節不得而萌人心不得而搖矣觀三代之選士任賢皆攷實行故能風化淳一運祚長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雜三代之政弘四科之舉西京始振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行至有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社稷不隕終彼四百豈非與學行道弱化於鄉里哉厥後文章道弊尚於浮侈取士異術苟濟一時自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景九州阻域竊號僭位德義不脩是以子孫顛享國咸促國家革魏晉梁隋之弊承夏殷周漢之業四隩既宅九州攸同覆燾亭育合德天地安有捨皇王舉士之道縱亂代取人之術此公卿大夫之辱也是則科舉之弊必至於躁競而躁競之歸馴至於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人才之本而以教化爲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明初有以儒士而入科場者謂之儒士科舉景泰間陳循奏臣原籍吉安府自生員之外儒士報科舉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

### 中式額數

今人論科舉多以廣額爲盛不知前代乃以減數爲美談著之於史舊唐書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員外郎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始改用禮部侍郎杜甫詩忤下考功第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此通計諸科之數丘一切覈其實



宋太宗化兵戈為詩書  
當五季積亂之後不可與  
唐文宗相提並論

賺得英雄盡白頭  
一時長策天下事  
無多流之弊未可以後  
多為訛作法之不善故  
責論其世也

林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為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  
如丘者嚴挺之傳開元中為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人稱  
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陸贄傳知貢舉一歲選士纔  
十四五此進士登第之數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此皆  
因減而精昔人之所稱善今人為此不但為刻薄之名而  
又坐失門生百數十人雖至愚者不為矣

高銜傳為禮部侍郎凡掌貢部三年每歲登第者四十人  
開成三年敕曰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過多則乖精選官  
途填委要室其源宜改每歲限放三十人如不登其數亦  
聽文宗之識豈不優於宋太宗乎賈餗傳太和  
中三典禮闈所選士共止七十五人

齊王融為武帝作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宋  
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賜進士諸科五百人遽令釋褐而  
二年進士至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至萬七千三百人  
見留鞏文集於是一代風流無不趨於科第葉適作制科論謂

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此雖足以弘文教之盛而士習之  
偷亦自此始矣呂氏家塾記言今士人魯哀公用莊子之  
言號於國中曰無其道而為其服者其罪死五日而魯國  
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召而問以  
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  
謂多乎記曰垂綬五寸惰遊之士也今將求儒者之人而  
適得惰遊之士此其說在乎楚葉公之好畫龍而不好真



龍也

永樂十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上諭考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毋過百人正統五年十二月始增會試中式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

天順七年有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使上惡其干譽下錦衣衛獄降四川忠州花林水驛驛丞

### 通場下第

冊府元龜唐天寶十載九月辛卯上御勤政樓試懷才抱器舉人丙申敕曰朕祇膺寶曆殷鑒遠圖慮草澤之遺賢降弓旌於屢辟是以三紀於茲羣材輻湊或一言可紀必

適輪轅一善可經每加獎進庶六合之內靡然同風四科之門咸能一貫何茲意之緬邈而增修之寂寥今者舉人濩乖宿望朕之所問必正經史卿等所答咸皆少通朕以獨鑒未周必資僉議爰命朝賢三事精加詳擇咸以爲闕於聚學莫可登科其懷材抱器舉人並放更習學其有不對策羅嘉茂既是白丁宜於劔南效力全不答所問崔慎感劉灣等勒爲本郡克學生之數勿許東西其所舉官各量貶殿以示懲誡是通場皆下第也然玄宗不因是而廢此科且黜落之舉人猶稱爲卿等旣無峻切之文亦不爲姑息之政斯得之矣

### 御試黜落



戰退玉龍三百萬殘鱗  
敗甲滿天飛張元雪詩  
也故是不凡武庫

宋史仁宗紀嘉祐二年三月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  
出身八百七十七人親試舉人免黜落始此此仁宗末年  
詔謀錄曰舊制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  
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而擯棄於殿  
試者自張元以積忿降元昊為中國患朝廷始囚其家屬  
未幾復縱之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嘉祐二年詔進  
士與殿試者皆不黜落是一畔逆之士子為天下後世士  
子無窮之利也阮漢聞言以張元而罷殿試之黜落則懲  
黃巢之亂將天下士子無一不登第而後可

殿舉

宋初約周顯德之制定貢舉條法及殿罰之式進士文理

紕繆殿五舉今謂之諸科初場十否不通者殿五舉第二

第二場十否殿三舉第一場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

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今之科場有去取而無

勸懲故不才之人得以旅進而言此者世必以為刻薄矣

英宗實錄宣德十年九月令天下歲貢生員從行在翰林

院考試中式者送南北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發原籍住廩

肄業以待復試再不中者發克吏提調教官如例責狀今

歲貢廷試亦無黜落設科取士大抵為恩澤之塗矣

進士得人

唐書選舉志眾科之目進士尤為貴其得人亦最為盛焉

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



罷之公主傳德宗女魏國公主下嫁王士平得罪貶賀州司戶參軍門下客蔡南史獨孤中叔為主作團雪散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

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謂朝廷選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自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金史言取士之法其來不一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繇是塗則自以為慊苦節反此繇時君之好尚

故人心之趨向然也

宋馬永卿言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至有一榜得宰相數人者其間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

明制科得宰相多者萬  
麻癸丑科九人惟范文  
貞殉國難隆慶戊辰  
萬麻甲辰丁未天登  
成皆七人六惟戊辰之王  
文端士成之文亦以風  
節著而甲辰之孫文正  
抗節死不愧科名他  
則無甚表而且清  
謙身犯清議如宜興井  
研者矣

之明效也或曰不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塗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餘姚黃宗羲作明夷待訪錄其取士篇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有賢能者不患於不知降而唐宋其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尚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大學正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唐之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詳下宋雖登第入仕然亦止簿尉令錄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於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其取士止有科舉一途雖使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繇而進取之不謂嚴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於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為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則豪傑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寬於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流俗之人徒見二百年以來之功名氣節一二出於其中遂以為科法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

極其名通云屏

此論是明末對症之藥施之今日則大謬矣。今取士之途寬矣而不免於濫用人之道嚴矣而不免於難使黃頤兩先生當此又將何以東之

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揆上竹義傳之書也或屏籌較其長短而取之行之數百年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有出於揆籌之中者寧可謂揆籌為取士之善法邪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克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其法以諸生掌六曹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明初薦辟之法既廢而科舉之中尤重進士神宗以來遂有定例州縣印官以上中為進士缺中下為舉人缺最下乃為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以此為銓曹一定之格間有一二舉貢受知於上拔為卿



近薦博學宏詞翰林使  
有輕薄語不揣學問相去  
天淵佳口舌取勝之多見  
其不知量也

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至於得罪譴逐且殺之而後已  
於是不繇進士出身之人遂不得不投門戶以自庇資格  
與朋黨二者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至於翰林之官又  
以清華自處而鄙夷外曹崇禎中天子忽用推知考授編  
簡而眾口交譁有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之誦唐武儒嗚呼  
科第不與資格期而資格之局成資格不與朋黨期而朋  
黨之形立防微慮始有國者其為變通之計乎

大臣子弟

人主設取士之科以待寒賤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  
間以示寵遇之私而大臣亦不當使其子弟與寒士競進  
魏孝文時于烈為光祿勳鄉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

黜落孝文以為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唐之中葉

朝政漸非然一有此事尚招物議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

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宗閔子堦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

殷士皆及第為段文昌所奏指擿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

之子弟穆宗乃內出題目重試落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

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舊唐書會昌四年權知貢舉

左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

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

楊收弟嚴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冊府元龜

嚴傳又有楊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



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瑒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

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承

旨戶部侍郎韋琮考覆放及第舊唐書大中末令狐綯罷

相其子瀉應進士舉在父未罷相前拔文解及第諫議大

夫崔瑒論瀉平撓主司侮弄文法請下御史臺推勘疏留

中不出舊唐書令狐綯子瀉傳大中十三年綯罷相為河

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潛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魏

當故相扶之子及瀉皆大臣子弟諫議大夫崔瑒論瀉權

在一門勢傾天下及綯罷相作鎮之日便令瀉納卷貢闈

豈可以父在樞衡獨使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奏疏不下

鎮瀉冊府元龜載起居郎張雲疏言綯方出後梁開平三年

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薛鈞是左司侍郎薛廷珪男方持

省轄固有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

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入謝

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

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

試山堂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驟而上下斤斤猶

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

宗諤叅政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

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竝勢家與孤

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也山堂有人

臣守法而自罷者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

之是也宋史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韓維嘗以進士薦禮部

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論近臣曰恬靜



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愧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

國子監主簿是也山堂攷索 舊唐書言王梵苦學善而屬文以季父鐸作相避嫌不就科試而

趙屺為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

塗子弟多處筦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自安石柄國持內舉

不避親之說始以子雱列侍從繇是循習為常今宜杜絕

其源宋史以此為防猶有若秦檜子熈孫堪試進士皆為第

一者清波雜志 紹聖丁丑章持魁南省時有詩云何處難忘酒南宮放榜時有才如杜牧無勢似章持不取通

經士先收執政兒此時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塗

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

弟攘臂而就功名二百年來惟聞一山陰王文端名家屏萬曆中

輔子中解元不令赴會試者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

入仕之塗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天寶二年是時海內晏平選人萬計命吏部侍郎宋遙苗

晉卿考之遙與晉卿苟媚朝廷又無廉潔之操取舍偷濫

甚為當時所醜有張奭者御史中丞倚之子不辨菽麥假

手為判特升甲科會下第者嘗為薊令以其事白於范陽

節度使安祿山祿山恩寵崇盛謁請無時因具奏之帝乃

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持

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大怒遂貶遙為武當

太守晉卿為安康太守復貶倚為淮陽太守詔曰庭闈之

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乃以託人土子皆以為戲笑或託

何近日張家即之多也



於詩賦諷刺考判官禮部郎中裴鼎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朝皆貶官嶺外大宋時曰嶺南石林燕語曰國初貢舉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托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賤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為相因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天禧後立法有官人試不中者皆科私罪仍限以兩舉慶曆以來條令日備有官人仍別立額於是進取者始自如矣

謝在杭五雜俎曰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為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狀頭天下不以為私與江陵諸子異矣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相公廷機為首卷二公少同筆硯至相善也然蘇取之不以為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拔之高等而其後議論蠶起座主門生皆坐褫職夫韓之才誠高而湯之取未為失人但心跡難明卒至兩敗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是日益多端矣景泰七年大學士王敏陳循以其子鄉試不中至具奏訟寃為皆准令會試

北卷



今制科場分南卷北卷中卷實錄洪熙元年八月乙卯行

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取十之四後又令南北各退五卷

為中卷李景泰二年會試禮部奏准取士不分南北各退五卷

給事中李侃等謂北人拙於文辭向日定為南北之分不

可改禮部言鄉舉里選之法不可行矣取士若不以文考

官將何所據且北方中士人才所生以古言之大聖如周

公孔子大賢如顏曾思孟皆非南人以今言之如靖遠伯

王驥左都御史王翔王文皆永樂間不分南北所取進士

今豈可預謂北無其人侃等所言不允四年會試命仍

分南北此調停之術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自宋時即云

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舉人拙於文辭聲律王氏揮

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安德裕作魁凡九人而己蓋天

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

立分數考較五路舉人以北人拙於辭令故優取隰寧二

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

尤為疎略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鏞卷予神宗大笑

曰此人何緣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

名過省上命降况又更金元之亂文學一事不及南人久

矣今南人教小學先令屬對猶是唐宋以來相傳舊法北

人全不為此故求其習比偶調平仄者千室之邑幾無一

二人而八股之外一無所通者比比也愚幼時四書本經

俱讀全注後見庸師廩生欲速其成多為刪抹而北方則

有全不讀者王槐野與鄭少潭提學書言關中士不讀朱

金以儒亡其文學最盛不  
得云金之亂文學不及南人  
武屏

豈讀北人哉



漢成帝元延元年七月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人因地取才而不限以一種之法也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其亦漢人之意也與

糊名

國家設科之意本以求才今之立法則專以防姦為主如彌封賸錄一切之制是也攷之唐初吏部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武后以為非委任之方罷之此則糊名已用貞元中陸贄知貢舉訪士之有才行者於翰林學士

舊唐書羣本傳載肅語武屏

梁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冊府元

書本傳贊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太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吳武陵

出杜牧所賦阿房宮辭請以第一人處之武陵此知其賢

而進之也張昌齡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為考功員外

郎王師且所紉太宗問其故對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

浮靡非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帝然之温

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翕然

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

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滈之徒相與痛飲酣醉終日

繇是累年不第木羅隱有詩各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



故不中第冊府元龜此知其不可而退之也宋史陳彭年傳言

景德中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

真宗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

不復選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者

或非人望文獻通考宋白傳言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

主司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為

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山堂攷索蓋昔之取士雖

程其一日之文亦參之以平生之行而鄉評士論一皆達

於朝廷李諡傳舉進士真宗聞其至孝擢第三當時尚

制兼採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為去留故王旦傳言翰林學士

陳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且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乃

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書場錄言彭年子彥博

海島其孫達兄弟發彭年家取金帶分貨抵罪而范仲淹蘇頌之議竝欲罷彌封

謄錄之法使有司先考其素行以漸復兩漢選舉之舊本

夫以彭年一人之私而遵之為數百年之法無怪乎繁

文日密而人材日衰後之人主非有重門洞開之心曾不

能起而更張之矣

冊府元龜唐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敕自今以後州府所

送進士如迹涉疎狂兼虧禮教或曾為官司科罰或曾任

州府小吏一事不合入清流者雖薄有詞藝竝不得申送

如舉送以後事發長吏停見任及已停替者殿二年本試

官及司功官並貶降是進一不肖之人考試之官皆有責

必先正心而後有公論  
否則造作毀譽令人  
且逞其長技矣



焉。今則藉口於糊名而曰吾衡其文無爵知其人也。是教之崇敗行之人而代爲之遣其罪也。

容齋四筆曰：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於權勢，或撓於親故，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胷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撫言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而

極論者，期於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茲登科記尉遲汾

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

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

幸在得中。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公與焉所與及第者皆赫然

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

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王與梁如此，不疑

也。至今以爲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月，按撫言云：貞元

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僉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人於僉

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攷

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

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

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



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  
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  
下放李紳三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撫言合

搜索

舊唐書李揆傳乾元初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攷  
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  
亦不能擿辭深昧求賢之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  
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引貢生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  
才經籍在此請恣尋檢

舒元與傳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因上書言自古貢士  
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

數唐宗室也武屏

羅棘遮截疑其為奸非所以求忠直也李揆傳年二十一明

唱名乃入數聽之明日又言國朝校試窮微揆隱無所不

至士至露頂跣足以赴科場此先輩所以有按槩而出者

然狡偽之風所在而有試者愈嚴而犯者愈衆桁楊之辱

不足以盡辜如主司真具別鑿雖懷藏滿篋亦復何益故

搜索之法祇足以濟主司之所短不足以顯才士之所長

也

今日考試之弊在乎求才之道不足而防姦之法有餘洪

五年正月癸丑上諭禮部臣曰近代以來舉人不中程式

為有司所黜者多不省己自脩以圖再進往往撫拾主司

細故誘毀以逞私忿禮讓廉恥之風不立今後有此者罪

主司如宋元祐初御史中丞劉摯上言治天下者遇人以

有恥之士真不欲應舉其  
應者不得已也武屏

余為之轉一語曰今日所  
姦之法有餘而作奸之  
途愈廣奸而出於所防  
之外猶可言也姦而伏  
于所防之中不可言也



風俗不厚人心不正雖以君子長者待之彼亦將小人自為也

嗚呼誰謂盛朝無善政哉武屏

今又不盡然矣

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應於上若以小人遇之彼將以小人自為矣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誠能反今日之弊而以教化為先賢才得而治具張不難致也

金史泰和元年省臣奏搜簡之法雖嚴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殊失待士之禮移刺履傳初舉進士惡搜簡煩瑣去之蓋世宗初年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為之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

朱子論學校科舉之弊謂上以盜賊待士士亦以盜賊自處鼓譟迫脅非盜賊而何嗟夫三代之制不可見矣漢唐之事豈難做而行之者乎

### 座主門生

貢舉之士以有司為座主而自稱門生自中唐以後遂有

朋黨之禍

座主字見令狐綯傳登第早年同座主

張籍寄蘇州白使君詩楊嗣復傳領貢舉時文於

陵自維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會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書覆奏

奉宣旨不欲令及第進士呼有司為座主兼題名局席等

條疏進來者伏以國家設文學之科求真正之士所宜行

崇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

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為朋比所以時風浸

壞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按韓文公送牛堪序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

而進謝其門者則元和長慶之間士風猶不至此臣等議今日以後進士及第任



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于有司宅置宴其曲

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新唐書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

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西

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席李肇國史補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于曲江亭子謂之曲江

會奉敕宜依後唐長興元年六月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

舉官為恩門及以登第為門生門生者門弟子也顏閔游

夏等並受仲尼之訓即是師門大朝所命春官不曾教誨

舉子是國家貢士非宗伯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

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宋太祖建隆三年九月丙辰詔

及第舉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及日為恩門師門并自稱

門生劉克莊跋陸放翁帖云余大父著作為京教考浙漕

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家藏大父與成公

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

時猶未呼座主作先生也等其言蓋宋末已有先生之稱

而至於有明則遂公然謂之座師謂之門生乃其朋黨之

禍亦不減於唐時矣王元美觚不觚錄謂嘉靖以前門生稱座主不過曰先生而已至分宜當

國始稱老翁其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俱曰老師五

維俎言國朝惟霍文敏不拜主司亦不受人作門生

唐時風俗之敝楊復恭至謂昭宗為門生天子如負心門生天子復恭語武屏

唐崔祐甫議以為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

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後漢

書樊儵傳言郡國舉孝廉奉取近日張荊州九齡文刻石

年少能報恩者當時即有此說而美之於是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



或撓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遂往而不返宋陳瑩中言使王氏之門有負恩之夫參併之於舉士則漢之宗祚不至於亡其言可感主猶蒙顧盼之恩被話言之獎陶鎔成就或資其力昔人且有黨比之譏若科場取士祇憑所試之文未識其名何有師生之分至於市權撓法取賄酬恩枝蔓糾連根柢磐互官方為之濁亂士習為之頹靡其與漢人篤交念故之誼抑何遠哉

風俗通記弘農太守吳匡為司空黃瓊所舉班詔勸耕道於澠池聞瓊薨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論之曰剖符守境勸民耕桑肆省冤疑和解仇怨國之大事所當勤

報恩不失為厚但黨私背公則不可耳

恤而猥顧私恩傲狠自遂若宮車晏駕何以過茲論者不

察而歸之厚司空袁周陽舉荀慈明有道太尉鄧伯條舉

訾孟直方正二公薨皆制齊衰漢書荀爽傳司空袁逢舉

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鄧實議之若此類者非一然荀

訾通儒於義足責魏景元元年傳玄舉將僕射陳公薨以

義斷之服中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宋庾蔚之以此論為允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

繼多不親至然則隆情繇乎顯閎薄報在乎衰門此又私

恩之一變古今同慨者矣

後漢書周景為河內太守好賢愛士每至歲時延請舉吏

入止後堂與其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克

備既而選其父兄弟子弟事相優異魏志衛臻傳夏侯惇為

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



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南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偏積一門是二公者若人情雖有厚薄之殊而意趣則有公私之別矣

記言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嗚呼吾見今之舉士者交利而已屬子而已

舉主制服

雜記曰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存君命焉爾也此雖前仕管氏亦以舉主而服之然孔子以為有君命則可蓋亦有所不盡然之辭

同年

今人以同舉為同年唐憲宗問李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然穆宗欲誅皇甫鏞而宰相令狐楚蕭俛以同年進士保護之矣按漢人已有之後漢書李固傳云有同歲生得罪於冀風俗通云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又云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又云蕭令吳斌與司徒韓演同歲三國志魏武帝紀云公與韓遂父同歲孝廉

魏武故事載公令曰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 漢敦煌長

初筠先生云官字誤雜記本作官



史武班碑云金鄉長河間高陽史恢等追惟昔日同歲郎署孝廉柳敏碑云縣長同歲捷為屬國趙臺公晉書陶侃傳侃與陳敏同郡又同歲舉吏其云同歲蓋即今之同年也惟吳志周瑜傳言堅子策與瑜同年步騭傳言與廣陵衛旌同年此當是年齒之年私恩結而公義衰非一世之故矣

### 先輩

先輩乃同試而先得第者之稱程氏演繁露曰通典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雒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一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從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

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

四經者擢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

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敘用不通者隨

後輩復試試通亦敘用故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為先輩

此也韋莊集有題云癸丑年下第獻新先輩北夢瑣言王疑知貢舉謂人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全為司

空先輩一人而已今攷吳志闕澤傳言州里先輩丹陽唐固脩身

積學薛綜傳言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晉書羅憲

傳言侍宴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復問先輩宜時敘用

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是先輩之稱果起於三國之時

而唐李肇國史補謂互相推敬謂之先輩此又後人之濫

矣演繁露又謂唐人已第者其自日日前進士亦倣此也猶日早第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灑水燕談錄蘇德

灑水燕談錄蘇德



日知錄 卷之十一  
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文獻通攷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冊府元龜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五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從之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

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東萊呂氏曰唐

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

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自宋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

身者五百餘人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人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皆先賜

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

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

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陸游南唐書言

馮延魯子傑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價位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

宋及第至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

觀史冊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



祥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作樂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為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

鄭氏詩采薇箋曰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也是亦漢末人語

出身授官

史言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

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冊府元龜

年五月敕自今已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

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太和

元年二年三年每年恩賜及第四十人二年士之及第

五月禮部奏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從之及第

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

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東萊呂氏曰唐

時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為人所論薦或再應皆中

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冊府元龜唐文宗語宰臣

曰凡進士及第有方鎮奏請判官者第一任未經作自宋

州縣官莫依但第一任曾作州縣官即第二任依奏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

身者五百餘人石林燕語是年進士特取一百九皆先賜

綠袍鞞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

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

代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陸游南唐書言

馮延魯子俱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價位入宋繼取名第蓋南唐及第止於三人五人而

宋及第至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百餘人也觀史冊宋史王禹偁上疏言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



有資歷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太宗毓德王  
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於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  
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始近萬人而不知僥倖之心欲速  
雖有俊傑之才亦多容易而得

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攷通典舉人  
條例四經出身授緊縣尉判入第三等授望縣尉五經出  
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

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宋史進士明經入望州判  
司次畿簿尉文獻通攷

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太平興國  
以後始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當時以為異數  
至今代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謝肇淛曰國朝進士一入  
史館即與六卿抗禮二十

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職莫敢望焉唐  
宋之代出為郡守入為兩制未嘗有此格也二甲之除  
猶為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餘所以一第之後盡棄其學

而以營墜納賄為事者以其得之淺而貴之驟也其於唐  
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

儒林公議言太宗臨軒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貳郡符遷  
擢榮速陳堯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領太史之職賜以朱

黻爾後狀元登第者不十餘年皆望柄用人亦以是為當  
得之也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雖至尊

亦注視焉自崇政殿出東華門傳呼甚寵觀者擁塞通衢  
今代狀元及第之榮一甲翰林之授權輿於是矣又言維  
不用世字其私諱即武弁

洙豪士也嘗曰狀元及第雖使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  
出疆寇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焉宋之務虛文  
而忘實事即太宗有以開之矣

宋初用人之弊有二進士釋褐不試吏部一也獻文得旨  
召試除官二也今銜文之塗已革而入官之選尚輕二者



八股之才無一可用。只有儒學一選。是其本色。然而溺職者比。然美師生不相識。而徵索贖禮。比于田糧。吾不知何取于此。武屏。

之弊其一尚存。似宜仍用唐制。用八股之人才。而使之理煩治眾。此夫子所謂賊夫人之子也。

### 恩科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三年三月庚戌。詔禮部闈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司馬浦等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自此始。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士人恃此。因循不學。故天聖之詔曰。狃于寬恩。遂隳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及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遞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別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贖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有聞於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者。不過謂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卽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

金史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敕今後凡五次御簾進士。可一試。而不黜落。止以文之高下定。其次謂之恩榜。語不云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故有杖鄉之制。以尊高年。致仕之節。以養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為閔老酬勞之具。恐所益於儒林者小。而所傷於風俗者多。養陋識於泥塗。快羶情於升斗。豈有趙孟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髮。足以裨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

大定是世宗高宗以是年卽位武屏



可使斷斷於闕里之旁攘攘於橋門之下宜著為令凡中

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

再上不但減百千贖貨之人亦所以勸二三有恥之士

淳熙七年五月庚辰詔特奏各年六十人母注縣尉元史至正三年三月監察御史成遵等請用終場下第舉人竟

學正山長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

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皓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

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唐昭宗天復元年

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各場才沾

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

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

四王希羽年七十二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

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

子較書此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峻而收

物情非平世之典也

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

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

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

同監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

為民上從之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生亦

准此例次年即奉旨澄汰天下生員別見後廣額條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

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猥不諳



文移者皆罷為民四年九月甲寅放南北兩京國子監生  
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為民九年  
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攷  
試其中者入國子監讀書不中者罷歸為民宣廟精勤吏  
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

記曰四十曰疆而仕七十曰老而傳是人生服官之日不  
過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  
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法  
吏課勝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四  
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今則突而

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  
徒隳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試三十方許服官年  
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任實錄洪武十三年二月戊  
辰命文武官年六十以上  
者皆聽致仕  
給以誥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於古記之十年  
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  
喪不得補選之日則其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  
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

洪熙元年四月庚戌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  
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  
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  
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



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  
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雲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  
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宋李伯玉請罷童子科意亦同此

### 教官

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  
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  
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  
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  
克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周子通書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疆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

曰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  
今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  
以教於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  
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  
非鄉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  
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或不可遽得若其次之二三言  
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  
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學官為餽  
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

明初教職多由儒士薦舉景泰二年始准會試不中式舉  
人考授

以今時教官言之直贅  
員耳或屏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鎔士類柰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解惑莫措一辭師範如此雖有英才美質何由而成至於生徒之中亦往往玩愒歲年佻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學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爲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羣鴟而飲啖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克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儂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卽欲束脩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凡官皆當有品級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亦不可同於職官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天下爲等庶師道日尊儒風日振而聖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科目老於韋布乞訪



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

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松江府志

言洪武初楊孟載為松江府學教授與丘克莊全希賢同官當時分教有司得自延聘皆極州里之選後並至大官

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為

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志曰縣人張淑譽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州縣各立學置

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

書於朝者或擢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

始著為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為

之間有繇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司

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

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

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

其待之也太卑而其錄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之不興而

人才之難就矣

猶勝於捐納

士風之薄始於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梁武

帝所謂驅迫廉撓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

斯可以養士而興賢矣

### 武學

山堂攷索言武學置於慶曆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

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靖康

之變不聞武學有禦侮者實錄正統六年五月從成國公



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勲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

京府儒學之制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

八年十一月丙辰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復設京衛武學

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

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

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

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竝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

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塗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

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

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

是勲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

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

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文事

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

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

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

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止不

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

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臆

日知錄

卷之十一

三



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勲衛子弟乃立武學設教授訓導如

京府儒學之制景泰五年正月丙寅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允景泰間廢武學天順

八年十一月丙辰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復設京衛武學

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

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

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

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

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竝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於建

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塗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

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

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於

是勲戚子孫襲爵者習禮肄業於國子監被選尚主者用

儀制主事一人教習實錄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庚辰命吏部設學於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

武臣子弟之養於錦衣衛者成化中太監汪直遂請武舉設科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不果行

武備統歸於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

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

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

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止不

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

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曠



今之州縣最惠者莫如  
武生府則變當思所以  
善其後矣武屏

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眎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  
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  
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  
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  
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  
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  
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  
也

因勳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為先師如前  
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  
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  
必有學受成獻馘於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  
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改為文廟可謂得禮之意

### 雜流

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並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六典國  
子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  
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  
學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凡七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  
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脩既行筵  
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  
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  
其館太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



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  
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卽席鱗差攢弁  
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  
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脩經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  
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於是道器兩亡  
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繇然也

### 通經爲吏

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  
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昔王  
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  
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

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  
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  
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  
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  
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  
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

宋文恪訥言天下未有舍儒而可以爲吏者

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貞觀之時  
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

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  
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

今以執經問業之徒而爲舞文亂政之事者比之矣則通經爲吏之說亦其末耳

今之執經問業者其心術更未必正

前鄭衆也後鄭康成也



日輔先王不敢以厮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  
史而盡列之當時猶於其間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  
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於午

後講習經史其時朝綱已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

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

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洪武四年又

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二十三年八月壬申唐書選

可采勿舉劉晏傳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雖藝文

進則利重於名英宗實錄大理寺少卿張固嘗建論吏

員鮮有不急於利者不宜用然而嘗與羣臣言元初有憲

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

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為屬吏非公

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五年二月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

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於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

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

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

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

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



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

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塗竝用薦舉一塗也天順二年

十二月庚辰詔罷舉保經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冗濫無裨實用也進士監生一塗

也吏員一塗也或以科與貢為二塗非也從考試而得者總謂之一塗

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

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繇進士監生洪秉等

四人由吏上日用人雖不專一塗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

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

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繩使人輕視朝廷遂黜秉等

為序班論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

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

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

蘇州况鍾松江黃子威二郡守竝有賢名而徐晞萬祺皆

累官至尚書其出身皆吏也可見人中又不拘一塗

世之貪鄙者豈必盡是吏員

江陰又有劉本道以吏員至侍郎武屏

日知錄卷之十七

日知錄 卷之十七



日知錄卷之十八

秘書國史

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歆謂外則有

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而司馬

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楊雄校書天祿閣楊

答劉歆書自言為郎之歲詔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班旂進讀羣書上器其能

賜以祕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竝典校書

曹褒於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

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校定五經諸子傳記

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竇章傳是時學者稱

家蓬萊山太僕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香傳初除郎中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黃晉宋

日知錄

卷之十一

三



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祕書載之史傳

晉左思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南齊

王儉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卷永明三年於儉宅

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梁張纘為祕書郎祕書

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

例數十百口便遷纘周未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南齊

不德欲編觀閣內圖籍

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

祕閣書上給二千卷

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

顏師古皆為祕書監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

藏於內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

名為羣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

之陽城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中書讀

之六年無所不通

寶威為祕書郎秩滿當遷固守不

調十餘歲其學業益廣

段成式為

祕書省校書郎祕閣書籍披閱皆徧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

賢院謂之二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

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校勘以參知政

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

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

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

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

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

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曆吳兢之唐春秋李

燾之宋長編竝以當時流布至於會要日曆之類南渡以

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於

太液池藏真於皇史宬在朝之臣非預纂修皆不得見而

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於世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今是



雖以夫子之聖起於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於禁史而疏於作人工於藏書而拙於敷教者邪遂使帷囊同毀空聞七略之名家壁皆殘不覩六經之字嗚呼慘矣

### 十三經注疏

自漢以來儒者相傳但言五經而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爲九也其刻石國子學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其先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今通謂之注書則孔安國傳詩則毛萇傳鄭玄

只何劭公羊注曰學他無所見武屏

箋周禮儀禮禮記則鄭玄注公羊則何休學孟子則趙岐注皆漢人易則王弼注魏人繫辭韓康伯注晉人論語則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則杜預注爾雅則郭璞注穀梁則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則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釋之書名曰正義今通謂之疏

嘗見自淮以北四書刊本多無注者武屏

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攷定五經頒於天下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高宗紀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令依此考試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



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宋史李至傳判國子監上言五經  
 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修望  
 令直講崔頤正孫奭崔偓佺等重加讐校以備刊刻從之  
今所行者穀梁唐楊士勛疏孝經論語爾雅宋邢昺  
 疏孟子孫奭疏惟公羊疏不著人名或云唐徐彥撰 但知五經正義為孔穎達作不知非一人之書也新唐書  
 穎達本傳云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  
 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允博士馬嘉運駁正  
 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  
 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  
 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監本二十一史

宋時止有十七史今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為二十一史但  
 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  
 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  
 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  
 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上  
 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  
 遼金二史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  
 文俊等表進至萬曆中北監又刻十三經二十一史其板  
 視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迹粲然於人  
 間矣然校勘不精訛舛彌甚且存不知而妄改者偶舉一  
 二如魏書崔孝芬傳李彪謂崔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

近奉修補之命余嘗與  
 校讐僅史記一冊其間  
 舛誤極多然司成頗以  
 改刻為難大率仍舊  
 矣



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紀之子時魯

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印傳邢邵向與印

父子彰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彰非為隱僻今所刻日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

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

又倒其文此已可笑南北板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

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

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南北板同齊王冏傳

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

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

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北板無者唐書李敬玄傳末附

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

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嘲笑乎惟馮夢禎為南祭酒手較三國志猶

不免談終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此書不知當在何處豈得稱經士昏禮脫堦授綏

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

法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

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者答

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此則秦

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

克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淡金臺

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

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

洪武初悉收上國學今南監十七史諸書地里歲月較工

馮開之刊宋書自謂校勘精審其代校者姚士舜自李其代然如衛瑄自陳戶邑今合作危字是好笑否其他訛處六書不盡云屏



殊優今當為羣拜紀此三國志陳羣傳中事陳羣字長文

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

為紀拜 古人用此事者非一北史陸印傳邢邵向與印

父子彰交及見印機悟博學乃謂子彰非為隱僻今所刻

北史改云今當為絕羣耳不知紀羣之為名而改紀為絕

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板南北同又如晉書華譚傳末云始淮南

袁甫字公冑亦好學與譚齊名今本誤於始字絕句左方

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題而再以淮字起行板南北同齊王冏傳

末云鄭方者字子回此姓鄭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陽處士

鄭方露版極諫而別敘其人與書及問答書於後耳今乃

跳行添列一鄭方者三字名題北板無者唐書李敬玄傳末附

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屬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適足

以彰太學之無人而貽後來之嘲笑乎惟馮夢禎為南祭

不免誤終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

辭他本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

法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翽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

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解者祭卒解拜長者答

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與七字此則秦

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至於歷官任滿必刻一書以

克餽遺此亦甚雅而鹵莽就工殊不堪讀陸文裕淡金臺

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

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為之故讐校刻畫頗有精者

馮開之刊宋書自謂校讐  
精審其代校者姚士舜自  
李其代然如衛瓌自陳  
戶邑今合作扈字是好  
笑否其他訛處六書不  
盡云屏



妄改字是可恨事如林  
雲銘多改莊子本文致  
為奇絕天下豈少雲銘  
哉武屏

役竝存可識也。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  
然祇以供餽贖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  
昔時入觀之官其餽遺一書一帕而聞之宋元刻書皆在  
心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  
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主書院者謂之山長宋史理宗  
純何基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  
山長徐璣建寧府教授兼建安書院山長學者則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  
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  
二也。板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復此  
非難也。而書之已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  
而好古則舊本不可無存。多闕疑則羣書亦當竝訂。此  
非後之君子之責而誰任哉。

舊唐書病其事之遺闕。新唐書病其文之晦澁。當兼二書  
刻之。為二十二史。如宋魏諸國既各有書而復有南史北  
史是其例也。

### 張參五經文字

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  
文之日。唐書經籍志天寶三載詔集賢  
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交篆籀之學童而習

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  
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為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  
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  
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今西安  
府學向無板本

間有殘缺無別本可證。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  
諸生補此書之闕以意為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



集釋從原寫本移此條  
為後別字第二條

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汎博之訓  
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  
知近日學者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二年亥默歲壯月

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八月為壯而改為牡丹凡萬曆以來

所刻之書多牡丹之類也

### 別字

後漢書儒林傳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近鄙  
者猶今俗用之字別字者本當為此字而誤為彼字也今  
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

### 三朝要典

宋史蹇序辰傳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同修國史疏  
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奸惡明其罪罰以告中外惟變  
亂典刑改廢法度訕讒宗廟睥睨兩宮觀事攷言實狀彰  
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禍心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可究質  
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而存之歲久必致淪失  
願悉討奸臣所言所行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  
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及徐鐸編類由是搢紳之禍  
無一得免者天啓中纂輯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門戶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  
史者兩收而竝存之則後之君子如執鏡以炤物無所逃  
其形矣漏心之輩謬加筆削於此之黨則存其是者去其

小人哉則何益矣



非者於彼之黨則存其非者去其是者於是言者之情隱而單辭得以勝之且如要典一書其言未必盡非而其意別有所爲繼此之爲書者猶是也此國論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難乎其信史也崇禎帝批講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實錄之法惟在據事直書則是非互見大哉王言其萬世作史之準繩乎

密疏

唐武宗會昌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宰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請允愜必見褻稱或所論乖僻因有懲責在藩鎮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啓事自有記注竝須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敕前代史書所載奏議罔不由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於朝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未足爲信今後實錄所載章奏竝須朝廷共知者方得紀述密疏竝請不載如此則理必可法人皆向公愛憎之志不行褒貶之言必信從之此雖出於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爲無理自萬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傳但憑閣揭天啓以來讒慝弘多嘖言彌甚予嘗親見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蓋棺之後重爲奮筆之文遺遺議於後人侈先見於前事其爲誣罔甚於唐時故志之於書俾作史之君子詳察而嚴斥之也

貼黃



日知錄 卷之十一  
章奏之冗濫至萬曆天啓之間而極至一疏而薦數十人  
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辭崇禎帝英年御宇厲精圖  
治省覽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數月之後頗亦厭之  
命內閣爲貼黃之式崇禎元年三月卽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  
過百字黏附牘尾以便省覽此貼黃之所由起也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  
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  
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於後乃謂之貼  
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於前及封  
皮者又謂之引黃

記注

古之人君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所以防過失而示後王記  
注之職其來尚矣唐太宗通曉古典尤重其事蘇冕言貞  
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卽令起居郎一  
人執簡記錄由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爲畢備及高宗朝會  
端拱無言有司惟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甫用權  
多妄論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仗使出不得備聞  
機務因爲故事

舊唐書姚璿傳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  
預聞璿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



時政記之法未為善書  
相可以容私史官近于失  
諭惟大宗之法其子已者  
下史之意乎或屬

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璫始也

### 四書五經大全

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之後黃氏

翰字直卿號勉齋先生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

則始自真氏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洙

道乃做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模字仲覺號覺軒先生四書

集疏趙氏順孫號格菴先生四書纂疏吳氏真子號克齋先生四書集成

昔之論者病其泛溢於是陳氏櫟字壽翁號定宇先生作四書發明

胡氏炳文字仲虎號雲峰先生作四書通而定宇之門人倪氏士毅字仲弘號

道川先生合一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有注克寬序至正成

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

倪氏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

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

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

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沒而微

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中亦有此二

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

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諍臣杜口

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

大則改云元帝不行既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

寬胡傳纂疏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

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此書與胡傳纂疏予今並有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



為安成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頒發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鯁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饜祿利而莫之問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

聖天全取處頗多存其五焉可觀矣

### 書傳會選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

注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

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氏傳得

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九月癸丑書

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今按此書若堯典謂

天左旋日月五星遶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釋

于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陳氏皆不

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山正相當涇

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氏陳氏櫟謂

古者治隸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既博亦或失當如

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非每傳之下繫以經文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

日月五星是左旋



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  
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  
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矜為務本之學非由八  
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  
至永樂中修尚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  
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材於斯為  
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  
變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內典

古之聖人所以教人之說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  
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禮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去就

交際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雖其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樂記亦有體用之分然竝無用心於內之說自老莊

之學行於戰國之時而外義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

者莊子也於是高明之士厭薄詩書以為此先王所以治

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入中國其所言清淨慈悲之說適

有以動乎世人之慕嚮者六朝諸君子從而好之其傳寔

盛後之學者遂謂其書為內典內典字見冊府元龜引唐

進雅宣索內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將內釋而外吾儒乎夫

內釋而外吾儒此自緇流之語豈得士人亦云爾乎

黃氏目抄云論語曾子三省章集注載尹氏曰曾子守約

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又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



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留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夫心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象山陸氏因謂留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謂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也後有朱子當於集注中去此一條

褚少孫補滑稽傳以傳記雜說為外家是以六經為內也東漢儒者則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後漢書方術傳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逸民舉圖讖

傳博通內外圖典魏志管寧傳張雍學兼內外圖讖之文一歸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後漢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可得聞指謂讖記而今百世之下曉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謂內學則又在圖讖之書而移之釋氏矣

心學

黃氏日鈔解尚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章曰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



近日間百詩徵君并以  
虞廷十六字為偽書手  
彭訪瀝之論亦然

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  
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  
不至於永終耳豈為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  
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撫道心二字而直謂卽心是  
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  
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  
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淡得此章之  
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  
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  
傳心為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為傳心之要而禪  
學者借以為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  
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  
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  
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  
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  
之偏者也禪學以理為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  
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  
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  
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  
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亦是借  
用釋氏之言不無可酌



從心所欲畢竟還有矩在  
若佛氏則無之且以不踰矩  
三字障却一路光明矣

論語一書言心者三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回也  
其心三月不違仁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乃操則存舍則  
亡之訓門人未之記而獨見於孟子夫未學聖人之操心  
而驟語夫從心此卽所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旦晝之  
所爲有特亡之者矣

唐仁卿

名伯元澄海人萬曆甲戌進士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

答人書曰自新學興

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學也則心而已  
矣元聞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  
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卽道也而元不  
解也何也危微之旨也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  
元言學而遺心孰若執事責以不學之易了而元亦可以

無辭於執事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  
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元未能也孔門諸子曰  
月至焉夫子猶未許其好學而況乎日至未能也謂之不  
學可也但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仁邪禮邪事邪抑心之  
謂邪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  
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卽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  
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昨也謂之不學可也  
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  
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學乎心  
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  
不能使心卽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

辨析甚精文章亦妙

先友彭訪瀛亦主此論  
謂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  
道且以克己與人心道心  
爲註余嘗與言辨之



上文明言仁人心也此言  
求放心即是克己復禮  
工夫下文言學問之道  
無他如何不是求道心

上卷之說緣不習無不利  
無思無不通而過之武屏

求於心則是我所病乎心學者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  
非與我同類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  
為心障與衛蒿曰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時方敢以此  
自信而今之學者未可與立而欲語從心率天  
下之人而禍仁  
義必斯言也

論語仁者安仁集注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  
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此皆莊列之  
言非吾儒之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子曰回之為人也  
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故曰操則存  
舍則亡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京舉業

林文恪材福州府志曰余好問長老前輩時事或為余言

林尚默

名諱閩縣人永樂壬辰進士鄉試  
會試皆第一殿試一甲第二名

方游鄉序為弟

子員即自負其才當寇海內士云然攷其時試諸生者則  
楊文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當時所習特舉子業耳而  
楊金二學士皆文章宿老蔚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  
若合符節何哉當是時也學出於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  
習之譬作車者不出門而知適四方之合轍也正德末異  
說者起以利誘後生使從其學毀儒先詆傳注殆不啻弁  
髦矣由是學者悵悵然莫知所從欲從其舊說則恐或主  
新說從其新說則又不忍遽棄傳注也已不能自必況於  
人乎嗚呼士之懷瑾握瑜籠馳驅而不遇者可勝道哉是  
故射無定鵠則羿不能巧學無定論則游夏不能工欲道



德一風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借游言始

又曰近日講學之輩彌近理而大亂真士附其門者皆取榮名於是一唱百和如伐木者呼邪許然徐而叩之不過微捷徑於終南而其中實莫之能省也

東鄉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嗚呼制舉業中始為禪之說者誰與原其始蓋由一二聰明才辯之徒厭先儒敬義

誠明窮理格物之說樂簡便而畏繩束其端肇於宋南渡

之季而慈湖楊氏之書為最著國初功令嚴密匪程朱之

言弗遵也蓋至摘取良知之說而士稍異學矣然予觀其

書不過師友講論立教明宗而已未嘗以八制舉業也其

徒龍谿王緒山錢德洪闡明其師之說而又過焉亦未嘗以

八制舉業也龍谿之舉業不傳陽明緒山班班可攷矣衡

較其文持詳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異於朱氏之學者然

則今之為此者誰為之始與吾姑為隱其姓名而又詳乙

注其文使學者知以宗門之糟粕為舉業之備者自斯人

始萬曆丁丑科楊起元嗚呼降而為傳燈於彼教初說其淺深相去

已遠矣又況附會以援儒入墨之輩其鄙陋可勝道哉今

其大旨不過曰耳自天聰目自天明猶告子曰生之謂性

而已及其厭窮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猶告子曰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於小人之

無忌憚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

原之性大學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將有所論著而



姑言其槩如此學者可以廢然返矣

又曰嘉靖中姚江之書雖盛行於世而士子舉業尚謹守

程朱無敢以禪竄聖者自興化華亭兩執政尊王氏學於

是隆慶戊辰論語程義首開宗門破題見下是年主考此

後浸淫無所底止科試文字大半剽竊王氏門人之言陰

詆程朱

坊刻中有偽作羅倫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題曰良知者

廓於學者也按羅文毅中成化二年進士當時士無異學

使果有此文則良知之說始於彝正不始於伯安矣況前

人作破亦無此體舊日文字破題或二句或三句必盡題

孔子聖之時者也程文破云聖人者以其為先朝名臣而

借之耳

破題用莊子

五經無真字始見於老莊之書老子曰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莊子漁父篇孔子愀然曰敢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

之至也荀子真積力久亦是此意大宗師篇曰而已反

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

鬼鬼歸也歸其真宅漢書楊王孫傳曰死者終身之化而

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說文

曰真僊人變形登天也徐氏繫傳曰真者仙也化也从匕

匕即化也反人為亡从匕入其所乘也人老則近於

匕既死則反其真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於是有真人真君

大宗師篇見有真人



宋之避諱者避真字以謂  
下降之聖祖諱元朗也

用真字亦何害朱子注多  
用之夫又可與言乎

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魏太武  
 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詔以四子之書謂之真經皆本  
 乎此也後世相傳乃遂與假為對李斯上秦王書夫擊甕  
 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韓信  
 請為假王高帝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  
 又更東垣曰真定竇融上光武書曰豈可背真舊之主事  
 姦偽之人而與老莊之言真亦微異其指矣今謂真古曰  
實今謂假古  
日偽左傳襄十八年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飾先與也柴  
而從之 假玉猶假君假相國唐人謂之借職是也今人  
之所謂 宋諱玄以真代之故廟號曰真宗玄武七宿改為  
假亦非  
 真武玄冥改為真冥玄枵改為真枵崇文總目謂太玄經  
 為太真則猶未離其本也隆慶二年會試為主攷者厭五

經而喜老莊黜舊聞而崇新學首題論語子曰由誨汝知  
 之乎一節其程文破云聖人教賢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  
 而已莊子大宗師篇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列子仲尼篇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始明以莊子  
 之言入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  
 彗星掃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變為赤血矣崇禎時始申  
 舊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讀時文習染已久不經之字搖  
 筆輒來正如康崑崙所受鄰舍女巫之邪聲非十年不近  
 樂器未可得而絕也雖然以周元公道學之宗而其為書  
 猶有所謂無極之真者吾又何責乎今之人哉羅氏因知  
記謂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太極與陰陽五行非  
二物也不當言合又言通書未嘗一語及無極  
 孟子言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是愛親敬長



若夫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纖靡不已漸騫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

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躡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二十八年禮部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



若夫因嚴以敬。因親以愛。則必待學而知之者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

### 科場禁約

萬曆三十年三月。禮部尚書馮琦上言。頃者皇上納都給事中張問達之言。正李贄惑世誣民之罪。盡焚其所著書。其崇正闢邪甚盛舉也。臣竊惟國家以經術取士。自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性理諸書。而外不列於學官。而經書傳注。又以宋儒所訂者爲準。此卽古人罷黜百家。獨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習浸漓。始而厭薄平常。稍趨纖靡。繼靡不已。漸騫新奇。新奇不已。漸趨詭僻。始猶附諸子以立幟。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棄孔孟。非毀朱程。惟南華

西竺之語。是宗是競。以實爲空。以空爲實。以名教爲桎梏。以紀綱爲贅疣。以放言高論爲神奇。以蕩軼規矩掃滅是非。廉恥爲廣大。取佛書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竄入聖言。取聖經有空字無字者。強同於禪教。語道旣爲躡駁。論文又不成章。世道潰於狂瀾。經學幾爲榛莽。臣請坊間一切新說曲議。令地方官雜燒之。生員有引用佛書一句者。廩生停廩一月。增附不許幫補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書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許會試。多者黜革。二十八年禮部人董以修四書義有無去無住出世住世語。罰停五科。伏乞天語申飭。斷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聖學必不明。世運必不盛。卽能實詣其極。亦與國家無益。何況襲咳唾之餘。以自蓋其名利之跡者。



乎夫道術之分久矣。自西晉以來，於吾道之外，別爲二氏。自南宋以來，於吾道之中，自分兩岐。又其後，則取釋氏之精蘊，而陰附於吾道之內。又其後，則尊釋氏之名法，而顯出於吾道之外。非聖主執中建極，羣工一德同風，世運之流，未知所屆。上曰祖宗維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經取士表章宋儒。近日學者，不但非毀宋儒，漸至詆譏孔子，掃滅是非，蕩棄行檢，復安得節義忠孝之士爲朝廷用？覽卿等奏，深於世教有裨，可開列條款奏來。仙佛原是異術，宜在山林獨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自此稍爲釐正，然而舊染旣深，不能盡滌。又在位之人，多以護惜士子科名爲陰德，亦不甚摘發也。至於末年，詭僻彌甚。

新學之興，人皆士苴六經，因而不讀傳注。崇禎三年，浙江鄉試題，又用明俊民用章上文歲月日時無易傳曰不失其時也。第三名龔廣生文，誤以爲曆家一日十二時之時，而取冠本經刻爲程文。九年應天鄉試題，王請大之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內有以過徂莒注曰莒詩作旅衆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誤以爲春秋莒人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聞磨勘，詔令之不行至此。

### 朱子晚年定論

宋史陸九淵傳，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鷺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

試官既是昧目禮科又復失晴天下之人未可盡誣表之上而得之下五惡有笑人齒冷者武屏



今此口義在文集內蓋  
當約其所請而為之  
武屏

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  
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辯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  
焉

王文成

守仁

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

當時羅文莊

欽順

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

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  
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  
主於向裏者以為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  
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攷得  
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  
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

為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  
攷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必答黃直卿一書監本  
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  
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  
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  
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絕世而日新不已  
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  
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  
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  
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  
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



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為崇於其間以成牴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曰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出莊子蹄古冪字通兔冪也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筦陳建作學部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



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

家譜集具載甚明黃氏日鈔曰朱子答陸子壽書反復論喪祭之禮答陸子美書辯詰太極西路

至再而止答陸子靜書辯詰尤切其條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者凡七終又隨條註釋斥其空疎杜撰且云如曰

未然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書亦於此而止近世東山趙汭對江右六君子策

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此特朱子謙已誨人之辭未嘗

教人為陸氏之學也豈鶩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於晚歲

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

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敏政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

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水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

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

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

山合者與道一編輯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

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誣誤後學之深故今編

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

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

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

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

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

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

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

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

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按子靜卒後朱

象山語錄論王荆公不能格物所以學者先要窮理何嘗以空靜為定論



子與詹元善書謂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何時而已蓋已逆知後人宗陸氏者之弊而東山輩不攷此書強欲附會之以為同何邪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率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此書於朱陸二家同異攷之其有皇明通紀又不知通紀乃梁文極為精詳而世人不知但知康儲之弟億所作而託名於清瀾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學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嘗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  
與胡端敏世寧鄉試同年一日謂端敏公曰公人傑也第少講學端敏答曰某何敢望公但恨公多講學耳  
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  
世

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出



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

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

第為泰州王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均

再傳而為羅近溪汝趙大洲貞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

隱本名梁汝元再傳而為李卓吾贊陶石簣望昔范武子論王

弼何晏二人之罪淡於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

重自喪之惡小逃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

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

知之記學部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廣孝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

實錄本傳言廣孝著道餘錄詆訕先儒為君子所鄙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

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

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

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哀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考試官蔣文定謂朱陸之論終以不

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

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

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

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成祖實錄永樂二年

獻所著書詆毀宋儒上怒遣行人押赴當日在朝之臣有

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

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紉本朝靖康禍亂及其端，倪王氏實負玉何之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 竊書

漢人好以自作之書而托爲古人，張霸百二尚書、衛宏詩序之類是也。晉以下人，則有以他人之書而竊爲己作，郭象莊子注、何法盛晉中興書之類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書無非竊盜而已。

宋齊上之四編譚紫霄  
化書云是武庫

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爲人薄行，有儻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無儻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盜竊所成之書，必不如元本名爲鈍賊，何辭！

舊唐書：姚班嘗以其曾祖察所撰漢書訓纂多爲後之注，漢書者隱沒名字，將爲己說。班乃撰漢書紹訓四十卷，以發明舊義，行於代。吾讀有明弘治以後經解之書，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爲己說者也。



勘書

凡勘書必用能讀書之人偶見焦氏易林舊刻有曰環緒倚鉏乃環堵之誤注云緒疑作佩并堙水刊乃木刊之誤注云刊疑當作利失之遠矣幸其出於前人雖不讀書而猶遵守本文不敢輒改苟如近世之人據臆改之則文益晦義益舛而傳之後日雖有善讀者亦茫然無可尋求矣然則今之坊刻不擇其人而委之讐勘豈不為大害乎

梁簡文帝長安道詩金椎抵長樂複道向宜春是用漢書賈山傳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三輔決錄長安十二門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來之徑水經注同今誤作金槌而又改為椎輪唐閻朝隱

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還將貴公主嫁與儂檀玉是用晉書載記河西王禿髮儂檀今誤作禿檀而又改為禿檀比於金根車之改金銀而又甚焉者矣

莊子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一本作所師蓋魏晉以後寫書多有作草者故以所而訛石也

改書

東坡志林曰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淡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

古人石碩通用。石與碩同不宜作所其作所者妄改也



文粹周字下有對分行三字  
○堂見舊唐書文粹已作偽  
周武屏

元后輩崔向謂高宗立武  
氏為后也今俗本訓作武王  
皇心之謬

鍾譚此書乃小說家之所  
喜大雅君子固無取於斯  
焉武屏

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是知穿鑿之弊自漢已然故有  
行賂改蘭臺漆書以合其私者矣

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

且如駱賓王為徐敬業討武氏檄本出舊唐書其曰偽臨

朝武氏者敬業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臨朝而未

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偽周武氏不察檄中所云包藏禍

心睥睨神器乃是未篡之時故有是言越六年天授元年  
九月始改國號曰

周其時廢中宗為廬陵王而立相王為皇帝故曰君之愛

子幽之於別宮也不知其人不論其世而輒改其文繆種

流傳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詩歸一書尤為妄誕魏文帝

短歌行長吟永歎思我聖考聖考謂其父武帝也改為聖

老評之曰聖老字奇舊唐書李泌對肅宗言天后有四子

長曰太子弘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稱制乃鴆殺之

以雍王賢為太子賢自知不免與二弟日侍於父母之側

不敢明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

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

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

於黔中其言四摘者以沈四子也以為非四之所能盡而

改為摘絕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說豈非小人而無忌憚

者哉

易林

易林

易林

易林



此漢王之四十年也  
雖未列學官然未嘗  
禁人不習引用可也

易林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  
之世漢書京房傳曰延壽以好學得幸梁玉王共其資用  
今極意學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按此梁敬  
王定國也以昭帝始元二年嗣  
四十年薨當元帝之初元三年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  
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  
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  
結好昭君是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芒生  
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似用李尋傳語曰新作  
初陵踰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劉季發怒命滅  
子嬰又曰大蛇當路使季畏懼則又非漢人所宜言也

日知錄卷之十八

日知錄卷之十九

文須有益於天下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

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

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

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

損矣

文不貴多

二漢文人所著絕少史於其傳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

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餘不過五六十篇或十數篇或

三四篇史之錄其數蓋稱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則以

間文原屬無益



今之文集與今之制藝  
若不拉雜推燒勢將甲  
于胡底武屏

多為富夫多則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於世其不  
傳宜矣

西京尚辭賦故漢書藝文志所載止詩賦二家其諸有名  
文人陸賈賦止三篇賈誼賦止七篇枚乘賦止九篇司馬  
相如賦止二十九篇兒寬賦止二篇司馬遷賦止八篇王  
褒賦止十六篇楊雄賦止十二篇而最多者則淮南王賦  
八十二篇枚皐賦百二十篇而于枚皐傳云皐為文疾受  
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  
善于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其文骯髒曲隨其  
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不二十篇其尤  
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是辭賦多而不必善也東漢多

碑誄書序論難之文又其時崇重經術復多訓詁凡傳中  
錄其篇數者四十九人其中多者如曹褒應劭劉陶蔡邕  
荀爽王逸各百餘篇少者盧植六篇黃香五篇劉駒駮崔  
烈曹衆曹朔各四篇桓彬三篇而于鄭玄傳云玄依論語  
作鄭志八篇所注諸經百餘萬言通人頗訛其繁是解經  
多而不必善也

秦延君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  
三萬言桓譚新論此顏之推家訓所謂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

券三紙未有驢字者也陸游詩文辭博士書驢券職事參軍判馬曹

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漢言之東都之文多于西京  
而文衰矣以三代之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經而文衰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非  
必皆其自作武屏  
自宋人以未百卷者少  
矣何後人之才之富也

如惠施五車其書  
竟無一篇傳者  
記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

隋志載古人文集西京惟劉向六卷楊雄劉歆各五卷為

至多矣他不過一卷二卷而江左梁簡文帝至八十五卷

元帝至五十二卷沈約至一百一卷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著書之難

子書自孟荀之外如老莊管商申韓皆自成一家言至呂

氏春秋淮南子則不能自成故取諸子之言彙而為書此

子書之一變也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

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

可無而後為之庶乎其傳也與

宋人書如司馬溫公十七年而成武屏資治通鑑馬貴與文獻通考皆以一

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而其中小有舛漏尚

亦不免若後人之書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傳所以

然者其視成書太易而急於求名故也

伊川先生晚年作易傳成門人請授先生曰更俟學有所

進子不云乎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

孳孳斃而後已

直言

張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

共也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此亦

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然則政教風俗苟非盡善即許庶



今之諸生好連名投牒以行其私。駕其說曰：公論出于學校。余戲語之曰：是固然矣。然何不曰：公呈出於學校乎？為之一笑。

宋時詩文即有奇禍

人之議矣。故盤庚之誥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國有大疑。卜諸庶民之從逆。子產不毀鄉校。漢文止輦受言。皆以此也。唐之中世。此意猶存。魯山令元德秀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玄宗為之感動。白居易為整屋尉。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憲宗召入翰林。亦近於陳列國之風。聽輿人之誦者矣。

詩之為教。雖主於溫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人而不諱者。如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如曰：赫赫周宗。褒姒威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梟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如曰：伊誰云從。維暴之云。則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為嫌也。楚辭離騷。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章句謂懷王少弟司馬子蘭。椒專佞以慢惰兮。章句謂楚大夫子椒。洪興祖補注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於十月之交。詩人之義矣。

孔稚珪北山移文。斥周昭。劉孝標廣絕交論。陰譏到溉。袁楚客規魏元忠。有寸失之書。韓退之諷陽城作爭臣之論。此皆古人風俗之厚。

立言不為一時。齊梁人市限。天下所論。蘇軾之市谷。置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時。而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魏志司馬朗有復井田之議。謂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



及此時復之當世未之行也及拓跋氏之有中原令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給授而口分世業之制自此而起迄於隋唐守之魏書武定之初私鑄濫惡齊文襄王議稱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稱懸於市門若重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雜鉛鐵並不聽用當世未之行也及隋文帝之有天下更鑄新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置樣於關不如樣者沒官銷毀之而開通元寶之式自此而準至宋時猶倣之

唐書李叔明爲劍南節度使上疏言道佛之弊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可行

觀不在限武屏

此据通鑑按武屏

之天下詔下尚書省議已而罷之至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寺觀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分爲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而有明洪武中亦稍行其法元史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泰定中虞集建言京東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葦之場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而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徵額五年有積畜命以官



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  
如此可以寬東南之運以紓民力而游手之徒皆有所歸  
事不果行及順帝至正中海運不至從丞相脫脫言乃立  
分司農司於江南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  
千名爲農師歲乃大稔至今水田遺利猶有存者而戚將  
軍繼光復修之薊鎮是皆立議之人所不及見而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天下之理固不出乎此也孔子言行夏之  
時固不以望之魯之定哀周之景敬也而獨以告顏淵及  
漢武帝太初之元幾三百年矣而遂行之孔子之告顏淵  
告漢武也孟子之欲用齊也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若滕則  
不可用也而告文公之言亦未嘗貶於齊梁曰有王者起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嗚呼天下之事有其識者不必  
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然則開物之功立言之用  
其可少哉

先生自負之語此書二可無  
作

參予作詩傳至於秦黃鳥之篇謂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  
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  
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閱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  
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  
非也歷代相沿至先朝英廟始革千古之弊伏讀正統四  
年六月乙酉書與祥符王有燭曰周王薨逝深切痛悼其  
存且嘗奏葬擇近地從儉約以省民力自妃夫人以下不  
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各遣歸其家

周憲王諱有燉所著  
有誠齋集憲王雖有



此命及薨妃華氏竟自經以殉謚貞烈以一品禮葬之蓋上御極之初即有感於憲王之奏而亦朱子詩傳有以發其天聰也嗚呼仁哉

### 文人之多

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識經術不通古今而自命為文人者矣韓文公符讀書城南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而宋劉摯之訓子孫每日士當以器識為先一號為文人無足觀矣然則以文人名於世焉足重哉此楊子雲所謂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者也黃魯直言數十年來先生君子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本朝嘉靖以來亦有此風而陸文裕漢所記劉文

可入家訓凡為子弟者當知

永叔長文章故不言文章而言政事君謨長政事故不言政事而言文章一以掩其所長一以厲其所短古人之意非淺薄後生所識也武屏

靖健

告吉士之言空同

李夢陽

大以為不平矣

見傳錄

宋史言歐陽永叔與學者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史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

### 巧言

詩云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而孔子亦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巧言亂德夫巧言不但言語凡今人所作詩賦碑狀足以悅人之文皆巧言之類也不能不足以為通人夫惟能之而不為乃天下之大勇也故夫子以剛毅木訥為近仁學者所用力之途在此不在彼矣

天下不仁之人有二一為好犯上好作亂之人一為巧言令色之人自幼而不孫弟以至於弑父與君皆好犯上好



庸人無他伎倆只靠巧言  
令色媚人傾入其心術不容  
於誅

作亂之推也。自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以至於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皆巧言令色之推也。然而二者之人常相因以立  
於世。有王莽之篡弒，則必有楊雄之美新；有曹操之禪代，  
則必有潘勗之九錫。世說言潘元茂作魏公是故亂之所  
冊命人謂與訓誥同風由生也。犯上者為之魁，巧言者為之輔。故大禹謂之巧言，  
令色，孔子而與驩兜有苗同為一類，甚哉其可畏也。穆王  
命曰無以巧言然則學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  
其悖逆陵暴之心，繼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側媚之習，使  
一言一動皆出於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  
後可以修身而治國矣。記者於論語之首而列有子曾子  
問矣序亦不為無意

世言魏忠賢初不知書而口含天憲，則有一二文人代為  
之後。漢書言梁冀裁能書計，其誣奏太尉李固時扶風馬  
融為冀章草，唐書言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而郭慎  
微苑咸文士之鬪茸者代為題尺，又言高駢上書肆為醜  
悖脅邀天子而吳人顧雲以文辭緣澤其姦，宋史言章惇  
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  
四方乃使林希典書命，逞毒於元祐諸臣，嗚呼何代無文  
人有國者不可不深惟華實之辨也。

### 文辭欺人

古來以文辭欺人者莫若謝靈運，次則王維，靈運身為元  
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

康樂即公之孫也

唐崇事桓靈寶不可  
與元亮比武屏

希草賤子瞻制畢擲  
筆而起曰今日壞却名  
節矣武屏



唐僖宗光啓二年出奔  
朱玫立襄王武屏

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至元嘉之際累遷侍  
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義接之以致缺望又  
上書勸伐河北至屢嬰罪劾興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  
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  
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不應公孫述之聘武屏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  
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王維為給事中  
安祿山陷兩都拘于普施寺迫以偽署祿山宴其徒於凝  
碧池維作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  
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下獄或以詩聞於行  
在其弟刑部侍郎縉請削官以贖兄罪肅宗乃特宥之責  
授太子中允襄王僭號逼李琢為翰林學士拯既汙偽署

似為虞山而發  
世固多明眼人然作偽  
者即當面不顧也

心不自安時朱玫秉政百揆無敘拯嘗朝退駐馬國門為  
詩曰紫宸朝罷綴鸞鸞丹鳳樓前立馬看惟有終南山色  
在晴明依舊滿長安吟已涕下及王行瑜殺朱玫襄王出  
奔拯為亂兵所殺二人之詩同也一死一不死而文墨交  
游之士多護王維如杜甫謂之高人王右丞天下有高人  
而仕賊者乎今有顛沛之餘投身異姓至擯斥不容而後  
發為忠憤之論與夫名汙偽籍而自託乃心比于康樂右  
丞之輩吾見其愈下矣此論為汚闈者發南都時有討逆賊魏學瀝公檄而學瀝之死有詩云立論似為此武屏  
末世人情彌巧文而不慙固有朝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  
檄之喜者苟以其言取之則車載魯連斗量王蠋矣曰是  
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則其人之真偽即以其言辨之而



崇禎末又有丘瑜武屏

汲二表暴無有不偽

卒莫能逃也。忝離之大夫始而搖搖中而如噎既而如醉無可奈何而付之蒼天者真也。汨羅之宗臣言之重辭之復心煩意亂而其詞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徵士淡然若忘於世而感憤之懷有時不能自止而微見其情者真也。其汲汲於自表暴而爲言者僞也。易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餽夫鏡情僞屏盜言君子之道興王之事莫先乎此。

### 修辭

典謨爰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論語孝經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與天道亦不外乎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聞性與天道譬猶築數

此論又似重文辭與前悖賦

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無是理矣。後之君子於下學之初卽談性道乃以文章爲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則夫子不曰其旨遠其辭文乎不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乎。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嘗見今講學先生從語錄入門者多不善於修辭或乃反子貢之言以譏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也。

楊用修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自嘉靖以後人知語錄之不文於是王元美之劄記范介儒之膚語上規子雲下法文中雖所得有淺深之不同然可謂知言者矣。



詩文字面無不皆然  
士衡云必所擬之不殊乃謂合  
乎曩篇柔以辨止擬過秦  
所謂開合者也武屏

余於連左二特是論

文人摹倣之病

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極詣况遺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且古人作文時有利鈍梁簡文與湘東王書云今人有效謝康樂裴鴻臚子野文者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棄其所長惟得其所短宋蘇子瞻云今人學杜甫詩得其粗俗而已葉水心言慶曆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繼唐人之學謂之江西宗派璧爭柰微之識賦賦夫文章一道猶儒者之末事乃欲如陸士衡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者今日未見其人進此而窺著述之林益難之矣

效楚辭者必不如楚辭效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

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壽陵餘子學步邯鄲之說也

洪氏容齋隨筆曰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辭腴旨上薄騷些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玄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棄之几格柳子厚晉問乃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激越清壯漢晉諸文士之弊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章摹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其言甚當然此以辭



之工拙論爾若其意則總不能出於古人範圍之外也

如楊雄擬易而作太玄王莽依周書而作大誥皆心勞而

日拙者矣世說王隱論楊雄太玄雖妙非益也古人謂之屋下架屋

曲禮之訓母勦說母雷同此古人立言之本

### 文章繁簡

韓文公作樊宗師墓銘曰維古于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

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此極中今人之

病若宗師之文則懲時人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如絳守居園池記以

東西二字平常而改為甲辛始類吳人之呼庚癸者矣作書須注此自秦漢以前可

耳若今日作書而非注不可解則是求簡而得繁兩失之

矣子曰辭達而已矣胡續宗修安慶府志書正德中劉七年閏五月賊七來寇江

境而分注於賦七之下曰姓劉氏舉以示人無不笑之不知近世之學為秦漢交者皆賦七之類也

辭主乎達不論其繁與簡也繁簡之論興而文亡矣史記

之繁處必勝於漢書之簡處容齋隨筆論衛青傳封三校尉語史記勝漢書處正不獨

此新唐書之簡也不簡於事而簡於文其所以病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此不

須重見而意已明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

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

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有饋

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

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悠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容齋之論却未盡然



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須重疊而情事乃盡。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書於齊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矚之於子產，則必曰：校人出而笑之兩言而已矣。是故辭主乎達，不主乎飾。劉器之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病也。且文章豈有繁簡邪？昔人之論謂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當日進新唐書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新唐書所以不及古人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

黃氏日鈔言：蘇子由古史改史記，多有不當。如樛里子傳，史記曰：母韓女也。樛里子滑稽多智。古史曰：母韓女也。滑稽多智，似以母為滑稽矣。然則樛里子三字，其可省乎？甘茂傳，史記曰：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古史曰：下蔡史舉學百家之說，似史舉自學百家矣。然則事之一字，其可省乎？以是知文不可以省字為工，字而可省，太史公省之欠矣。

### 文人求古之病

後周書柳蚪傳，時人論文體有今古之異，蚪以為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此至當之論。夫今之不能為二漢，猶二漢之不能為尚書。左氏乃勦取史漢中文法以為古，甚者獵其一二字句用之於文，殊為不稱。元阿魯圖進宋史表曰：之今古以時蓋用柳蚪之語。



以今日之地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蓋其俚淺也

唐書鄭餘慶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

宋陸務觀跋前漢通用古字韻曰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不以為工亦自不知孰為古孰為今也近時乃或鈔掇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為之太息書以為後生戒

元陶宗儀輟耕錄曰凡書官銜俱當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九成之類若改之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今人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於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於事復有礙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琅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槩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宋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槩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復有礙者也

于慎行筆塵曰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施於

文人高興何必不然但不客立意如此武屏



減字換字葉石林已訟  
言之矣武屏

今此應爲古人笑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何不以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邪文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不爲也。予素不工文辭，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此。

### 古人集中無冗複

古人之文不特一篇之中無冗複也。一集之中亦無冗複。且如稱人之善，見于祭文則不復見于誌，見于誌則不復見于他文。後之人讀其全集，可以互見也。又有互見于他人之文者，如歐陽公作尹師魯誌，不言近日古文自師魯始，以爲范公祭文已言之，可以互見，不必重出。蓋歐陽公自信已與范公之交，並可傳於後世也。亦可以見古人之重愛其言也。

劉夢得作柳子厚文集序曰：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又可見。古人不必其文之出於已也。

### 書不當兩序

會試錄、鄉試錄，主考試官序其首，副主考序其後，職也。凡書亦猶是矣。且如國初時，府州縣志書成，必推其鄉先生之齒尊而有文者序之。不則官于其府州縣者也。請者必當其人，其人亦必自審其無可讓而後爲之。官于是者，其文優其於是書也。有功則不讓于鄉矣。鄉之先生其文優



三都賦士安序劉逵又序  
之兩序之行久矣但太多  
則誠無謂也屏

其于是書也有功則官不敢俸矣義取于獨斷則有自爲  
之而不讓于鄉與官矣凡此者所謂職也故其序止一篇  
或別有發明則爲後序亦有但紀歲月而無序者今則有  
兩序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矣兩序非體也不當其人  
非職也世之君子不學而好多言也

凡書有所發明序可也無所發明但紀成書之歲月可也  
人之患在好爲人序

唐杜牧答莊克書曰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  
爲之今吾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  
也讀此言今之好爲人序者可以止矣

婁堅重刻元氏長慶集序曰序者敘所以作之指也蓋始  
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校書爲職每一編成卽有序  
最爲雅馴矣左思賦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  
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惟  
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  
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人復序之是宜敘所以刻之意  
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妄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  
事多設游揚之辭皆我所不取也讀此言今之好爲古人  
文集序者可以止矣

古人不爲人立傳

列傳之名始於太史公蓋史體也不當作史之職無爲人  
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梁任昉文章緣起言傳



史官方可作傳

始於東方朔作非有先王傳是以寓言而謂之傳韓文公  
 集中傳三篇太學生何蕃巧者王承福毛穎又有下邳侯  
 華傳是偽作  
 柳子厚集中傳六篇宋清郭橐駝童區寄梓人李赤頰  
 輒何蕃僅採其一事而謂之傳王承福之輩皆微者而謂  
 之傳毛穎李赤頰輒則戲耳而謂之傳蓋比於稗官之屬  
 耳若段太尉則不曰傳曰逸事狀子厚之不敢傳段太尉  
 以不當史任也自宋以後乃有為人立傳者侵史官之職  
 矣

太平御覽書目列古人別傳數十種謂之別傳所以別於  
 史家

誌狀不可妄作

誠哉是言

誌狀在文章家為史之流上之史官傳之後人為史之本  
 史以記事亦以載言故不讀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  
 作其人生而在公卿大臣之位者不悉一朝之大事不可  
 以作其人生而在曹署之位者不悉一朝之掌故不可以  
 作其人生而在監司守令之位者不悉一方之地形土俗  
 因革利病不可以作今之人未通乎此而妄為人作誌史  
 家又不考而承用之是以牴牾不合子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其謂是與

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  
 司掌故若夫為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  
 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



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為文人任其過嗟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

作文潤筆

蔡伯喈集中為時貴碑誄之作甚多如胡廣陳寔各三碑

橋玄楊賜胡碩各二碑至於袁滿來年十五胡根年七歲

皆為之作碑自非利其潤筆不至為此史傳以其名重隱

而不言耳文人受賂豈獨韓退之諛墓金哉李商隱記齊魯二生日劉

又持韓退之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爾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今此事載唐書

王楙野客叢書曰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觀陳皇后失寵

於漢武帝別在長門宮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

百斤為文君取酒相如因為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

風西漢已然按陳皇后無復幸之事此文蓋後人擬作然亦漢人之筆也

杜甫作八哀詩李邕一篇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

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駟隨劍几義取無虛歲邕本傳長於碑

頌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劉禹錫祭韓愈文曰公鼎侯碑志隧

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可謂發露真贓者矣侯鯖錄唐王仲舒為

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云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立可待也此雖戲言當時風

俗可見矣昔楊子雲猶不肯受賈人之錢載之法言而杜乃謂

之義取則又不若唐寅之直以為利也戒菴漫筆言唐子

畏有一巨冊自錄所作文簿面題曰利市今市肆帳簿多題此二字

新唐書韋貫之傳言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

餓死豈能為是今之賣文為活者可以媿矣

此子畏玩世不恭語觀其詩曰閒來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錢子錢可知矣



司空圖傳言隱居中條山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餽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既不有其贈而受之何居不得已也是又其次也

文非其人

元史姚燧以文就正於許衡衡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吾觀前代馬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管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徐廣為祠部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

是內外竝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陸游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南園閩古泉記見譏清議朱文公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是皆非其人而與之者也夫禍患之來輕於恥辱必不得已與其與也寧拒至乃儉德含章其用存先乎此者則又貴知微之君子矣

是以君子貴擇交良禽擇木而棲不可輕於托足

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亦不可輕作韓昌黎集有上京兆尹李寶書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順宗實錄非文公原本也此處亦或已甚之辭所謂溢美溢美自古為然者也武屏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至其為順宗實錄書貶京兆尹李實為通州長史則曰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文法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陵轍公卿已下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微之如初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權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與前所上之書迥若天淵矣崔林玉露摘此為疑豈非少年未達投知求見之文而不自覺其失言者邪後之君子可以為戒

假設之辭

古人為賦多假設之辭序述往事以為點綴不必一一符臚也子虛亡是公烏有先生之文已肇始於相如矣後之作者實祖此意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又曰抽毫進牘以命仲宣按王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亦是歲也至明帝太和六年植封陳王豈可掎摭史傳以議此賦之不合哉庾信枯樹賦既言殷仲文出為東陽太守乃復有桓大司馬亦同此例仲文為桓玄侍中桓大司馬則玄之父溫也此乃因殷仲文有此樹婆娑之言桓元子有本猶如此之歎遂以二事湊合成文而長門賦所云陳皇后復得幸者亦

知此可以請薛王沉醉壽王醒之句夫



莊子孔子見孫叔敖又云  
莊子見魯哀公年代俱  
濶絕古人作文既多寓言  
更不論也武屏

本無其事併諧之文不當與之莊論矣長門賦乃後人託名之作相如以元  
符五年卒安得  
言孝武皇帝哉  
陳后復幸之云正如馬融長笛賦所謂屈平適樂國介推  
還受祿也

### 古文未正之隱

陸機辨亡論其稱晉軍上篇謂之王師下篇謂之疆寇

文信國指南錄序中北字皆鹵字也後人不知其意不能  
改之謝皋羽西臺慟哭記本當云文信公而謬云顏魯公

本當云季宋而云季漢凡此皆有待於後人之改正者也

胡身之注通鑑至二百八十卷石敬瑭以山後十六州賂

契丹之事而云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其下闕文一行

謂蒙古滅金取宋一統天下而諱之不書此有待於後人

之補完者也漢人言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

勢力者其事皆見於書漢書藝文志故定哀之間多微辭矣况

於易姓改物制有華夏者乎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習其讀而不知無為貴君子矣

鄭所南心史書文丞相事言公自序本末未有稱彼曰大

國曰丞相又自稱天祥皆非公本語舊本皆直斥彼酋名

然則今之集本或皆傳書者所改

金史紇石烈牙吾塔傳北中亦遣唐慶等往來議和完顏

合達傳北中大臣以輿地圖指示之完顏賽不傳按春自

北中逃回北中二字不成文蓋鹵中也修史者仍金人之

本文但云唐宰相魯公不  
云顏武屏



愚謂引書全文雖不改  
六可

辭未改

淵高祖韓 虎太祖韓

晉書劉元海石季龍作史者自避唐諱後之引書者多不  
知而襲之惟通鑑並改從本谷

日知錄卷之十九

日知錄卷之二十

非三公不得稱公

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天子三公稱公

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之後稱公宋公是也

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

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之舊爵或嘗為天子之官子孫

因其號耳非周之典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

夫子作春秋而筆之於書則或公或否生不公葬則公之

列國不公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

書而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西都賦李善注公御

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按後漢書獻帝謂御史大夫郗而光

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是御史大夫得稱公也



武則置三公

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司徒公一人司空公一人

史家之文如鄧公

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弘第五公倫牟公融袁公安李公

固陳公寵橋公玄劉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

荀公爽皇甫公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

有書公者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

張公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瓘張公華王公導庾

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公之

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官洎乎今

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吁何其濫與何其偽與

若鄭端簡

名臣記至無人不稱公非史體矣

大雅古公亶父箋曰諸侯之臣稱君曰公白虎通曰臣子

於其國中皆褒其君為公詩曰乃命魯公俾侯于東公者

魯人之稱侯者周室之爵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夫秦誓之書公與春秋之書秦

伯不已異乎曰春秋以道名分五等之爵班之天子不容

僭差若秦誓本國之書孔子因其舊文而已公之媚子從

公于狩亦秦人之詩也

平王以後諸侯通稱為公則存不必專於本國者矣碩人

之詩曰譚公維私左傳鄭莊公之言曰無寧茲許公復奉

其社稷

周之盛時亦有羣公之稱見於康王之誥及詩之雲漢此

猶五等之君春秋書之通曰諸侯也



左傳自王卿而外無書公者惟楚有之其君已僭為王則

臣亦僭為公宣十一年所謂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者也漢書

沛公注孟康曰楚舊僭稱王其縣宰為公淮南子魯陽公注楚之縣公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傳

中如葉公析公申公鄖公蔡公息公商公期思公竝邊中

國白公邊吳蓋尊其名以重邊邑呂氏春秋楚又有卑梁

新城而秦有庶公索隱曰蓋庶邑楚漢之際有滕公戚公

栢公薛公鄒公蕭公陳公魏公留公方與公高祖初稱沛

公太上皇父稱豐公皆楚之遺名左傳齊亦有此縣公之

公也御史監郡者亦稱監公見曹相國世家

有失其名而公之者史記秦始皇紀侯公項羽紀樅公侯

公高祖紀單父人呂公新城三老董公孝文紀太倉令淳

于公天官書甘公封禪書申公齊人丁公曹相國世家膠

西蓋公留侯世家東園公夏黃公穰侯傳其客宋公信陵

君傳毛公薛公賈生傳河南守吳公張敖傳中大夫泄公

黥布傳故楚令尹薛公季布傳母弟丁公鼂錯傳謁者僕

射鄧公鄭當時傳下邳翟公酤吏傳河東守勝屠公貨殖

傳朱公任公漢書高帝紀終公藝文志蔡公毛公樂人竇

公黃公毛公皇公張耳陳餘傳范陽令徐公甘公劉歆傳

魯國桓公趙國貫公周昌傳趙人方與公武五子傳瑕丘

江公王褒傳九江被公于定國傳其父于公翟方進傳方

進父翟公儒林傳免中徐公博士江公食子公淄川任公

皓星公游俠傳故人呂公茂陵守令尹公皆失其名而公

淳于公見有名武屏



之若鄭君盧生之比本朝實錄於孝慈高皇后之父亦不

知其名謂之馬公是史之闕文非正書也史記高帝紀呂公注崔浩云史

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漢書高帝紀注應邵曰縱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注家發其例於此餘並不注

太史公者司馬遷稱其父談故尊而公之也

有尊老而公之者戰國策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史記文

帝謂馮唐公柰何眾辱我是也漢書溝洫志趙中大夫白

公師古曰蓋相呼尊老之稱項籍傳南公服虔曰南方之

老人也陸弘傳東平龐公師古曰長老之號元后傳元城

建公服虔曰年老者也吳志程普傳普最年長時人皆呼

程公方言凡尊老周晉秦隴謂之公晉書樂志項伯語項

莊曰公莫古人相呼曰公前之云殆于無謂武屏

漢書何武傳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後漢書李固傳京師咸

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宦者傳种嵩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

為公乃曹常侍力焉魏志王粲傳蔡邕聞粲在門倒屣迎

之曰此王公孫也晉書陳騫傳對父矯曰主上明聖大人

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魏舒傳夜聞人問寢者

為誰曰魏公舒舒自知當為公矣陸曄傳從兄機每稱之

曰我家世不乏公矣王猛傳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北史

鄭述祖傳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

下馬曰公在此陶淵明孟長史傳從父太常夔嘗問光祿

大夫劉耽孟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是

知南北朝以前人語必三公方得稱公也周書姚僧垣傳



宣帝嘗從容謂僧垣曰嘗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邑一千戶

孔融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以為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此是曲說據其所引皆史失其名之公而太史公文父子之辭也戰國策陳軫將之魏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史記留侯世家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乃公自行耳此皆謂父為公宋書顏延之傳何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答曰身非三公之位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北齊書徐之才傳鄭道有

高祖為陸生曰乃公

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陸雲作祖父誄曰吳丞相陸公誄曰維赤烏八年二月粵乙卯吳故使持節郢州牧左都護丞相江陵郡侯陸公薨曰故散騎常侍陸府君誄曰維太康五年夏四月丙申晉故散騎常侍吳郡陸君卒王沈祭其父曰孝子沈敢昭告烈考東郡君張說作其父贈丹州刺史先府君墓誌每稱必曰君然則雖已之先人亦不一概稱公古人之謹於分也

史記鼂錯傳錯父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是以父而呼子為公徐孚



遠曰御史大夫三公也錯父呼錯為公蓋以官稱之  
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公道林  
也遠公惠遠也生公道生也猷公道猷也隆公慧隆也誌  
公寶誌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什公鳩摩羅什也  
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公字古沙門皆稱名世  
說言安汰吐珠玉  
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皆名也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  
則不復公之矣

宋史豐稷駁宋用臣論議曰凡稱公者須耆宿大臣及鄉  
黨有德之士然則今之宦豎而稱公亦不可出於士大夫  
之口孫升談圃有朝士在中書稱李憲字荆  
公厲聲叱之曰是何人即出為監當  
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爾雅疏曰甲至癸為十日日為陽寅至丑為十二辰辰為

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

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周禮

哲族氏十日十有二辰十有二月十有二歲之號注曰謂  
從甲至癸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陬至荼歲謂從攝提格  
至赤奮若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

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年名焉即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

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今四

月孟夏庚子日斜今服集予舍許氏說文後叙粵在永元

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各不與日

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



六無大義例然不可不知武庫

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盡亥默困敦亦用古法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

宋劉恕通鑑外紀目錄序曰庖犧前後逮周厲王疑年茫昧借日名甲子以紀之是則歲之稱甲子也借也何始乎自亡新始也王莽下書言始建國五年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宮又言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厥明年歲在實沈倉龍辛巳隋書律歷志王莽銅權銘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又曰龍在巳巳歲次實沈是也自此後漢書張純傳言攝提之歲蒼龍甲寅朱穆傳言明年丁亥之歲荀悅漢紀言漢元年實乙未也曹娥碑亦云元

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蜀郡造橋碑云維延熹龍在甲辰而張角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矣

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

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壬午兵之類皆日也宋書武帝紀有癸卯梓林庚子皮毛亦皆下詔之日惟晉書王廙上疏言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

陽內史按懷帝以永嘉五年辛未為劉聰所執愍帝以建興元年癸酉即位中間一年無主故言壬申歲也後代之

人無大故而效之非也李嵩上表亦云臣去乙巳歲嵩當時改元庚子不用晉年號晉書中

以甲子名歲春僅此兩見

甲曰關逢乙曰旗蒙則歲陽未嘗非甲乙也



自三國鼎立天光分曜而後文人多今年號而稱甲子魏程曉贈傅休奕詩龍集甲子四時成歲晉張華感婚賦方今歲在己己將次四仲陸機愍懷太子誅龍集庚戌日月改度陶潛祭從弟敬遠文歲在辛亥月惟仲秋自祭文歲維丁卯律中無射後周庾信哀江南賦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而梁陶隱居真誥亦書己卯歲至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追言魏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矣吳後主國山封禪文旃蒙

協洽之歲月次取訾之舍日惟重光大淵獻  
卽當言辛亥而卽用歲陽歲各則又失之

晉惠帝時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壬子元康二年賈后弒楊太后于金墉城之歲

唐人有以豫書而不稱年號者舊唐書禮儀志曰請以開

元二十七年己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禘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丙戌年十月又禘至己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禘其辛巳以下不言開元某年又博古圖載唐鑑銘曰武德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總管府造青銅鏡一面充癸未年元正朝貢其癸未亦不言武德六年者當時屢改年號故也此一鑑而有正書有豫書之不同亦變例也

史家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年鐘鼎之交則不盡然多有月而不年日而不月者六經中亦有之如詩吉日庚午是也商母乙貞其文曰丙寅王錫口貝朋用作母乙彝丙寅者日也博古圖乃謂商建國始於庚戌歷十七年而有丙寅在仲壬卽位



之三年則鑿矣豈非迷於後世之以甲子各歲而欲以追加之古人乎

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年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為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是也如梁之明年亦是又有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娵訾之口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亥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皆書干支不合古法太祖當時實奉宋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尚是元之天下書至正正合史記書秦之例今續綱目書至正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

### 史家追紀月日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交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



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如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  
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  
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  
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  
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噐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  
丙辰而滅之七年傳鄭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  
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  
朝于晉子豐欲懇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十九年傳於四  
月丁未鄭公孫蠆率赴於晉大夫二十五年傳會于夷儀  
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為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邾  
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  
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  
罕繼又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嫫始生子名之曰  
元皆是追紀又如書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亦追  
紀也

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月日故有追書有竟書左  
傳成公十六年鄆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為  
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丘之盟  
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為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  
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



有終言之者其日月本闕  
絕并終其事于此如既而  
悔之類武屏

丙辰乙卯丙辰為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  
蓋史家之文常患為月日所拘而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  
人立此變例

有先書以起事者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先書是  
月戊辰王守澄葬于澧水於壬戌癸亥之前是也

### 重書日

春秋桓公十二年書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

晉卒重書日者二事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丙而後外也

邵國賢曰二丙戌一是節書一是追書後人作史凡一日  
即書者紀事之職追書者承赴之體

再書則云是日

### 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自春秋以下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

此史家之常法也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

吳王入郢則不月而日刺客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

室中則不年而月史家之變例也蓋二事已見於吳楚二

世家故其文從省

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維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

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王逸章句曰大

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正月為陬言巳以太歲在寅正

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是也或謂攝提星各天

官書所謂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

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長洲文待詔徵明以  
庚寅歲生刻一印章



文人借用與注書不同

古人言老字却不拘在何時武屏

曰維庚寅吾以降意謂與屈大夫同年非也屈子之云庚寅者自也便以歲言無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子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壬戌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其將至乎

古無一日分為十二時

古無以一日分為十二時之說洪範言歲月日不言時周

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

八星之位不言時屈子自序其生年月日不及時呂才祿

命書亦止言年月日不及時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

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參合之謂之八字見

謝肇淛湖五雜俎後周蘇綽作大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

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此謂時刻之時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若堯典之四時左氏傳之三時桓公

三時皆謂春夏秋冬也故士文伯對晉侯以歲時日月星

辰謂之六物荀子曰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

亦謂春夏秋冬也自漢以下曆法漸密於是以前日分為

十二時蓋不知始於何人而至今遵用不廢

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者曰日中日盡日日日晏見於

易曰東方未明曰會朝曰日之方中曰昏曰夕曰宵見於

詩曰昧爽曰朝曰日中晏見於書曰朝時曰日中日夕時

曰雞初鳴曰旦曰質明曰大昕曰晏朝曰昏曰日出曰日

側曰見日日逮日見於禮爾雅疏曰入後曰雞鳴曰日中

曰晝曰日下晏曰日旰曰日入曰夜曰夜中見於春秋傳

曰鼂曰薄暮曰黃昏見於楚辭紀晝則用日史記項羽紀

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呂

麻法自當如此而於王政農事無闕故往傳略之



后紀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見相國產計事日舖時遂擊  
 產彭越傳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淮南王安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漢書五行志日中時食從東北過半晡  
 時復晡時食從西北日下晡時復武五子昌邑王傳夜漏  
 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東方朔傳  
 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旦明入山下是也紀夜則用星  
 詩之言三星在天三星在房三星在戶春秋傳之言降婁  
 中而且是也周禮司寤氏以星分夜不辨星則分言其夜曰夜中曰  
 夜半曰夜鄉晨是也分言其夜而不詳於是存五分其夜  
 而言甲乙丙丁戊者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  
 早若今甲乙至戊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何故五更答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所以然者假  
 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寅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  
 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濶盈不至六縮  
 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爾  
 漢書西域傳杜欽曰斥候士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天文志  
 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六月  
 戊戌甲夜三國志曹爽傳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  
 晉書趙王倫傳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是也  
 五分其夜而不詳於是存言漏上幾刻者五行志晨漏未  
 盡三刻有兩月重見又云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禮儀志  
 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東方朔傳微行以夜漏上十刻  
 迺出王尊傳漏上十四刻行臨到外戚傳晝漏上十刻而  
 崩又云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自南北史以



上皆然故素問曰一日一夜五分之隋志曰晝有朝有禺  
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而無十二時之目也唯  
歷書云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而下文却云朔旦  
冬至正北又云正北正西正南正東不直言子酉午卯漢  
書五行志言日加辰巳又言時加未翼奉傳言日加申又  
言時加卯王莽傳天文郎按棊于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  
斗柄而坐而吳越春秋亦云今日甲子時加于巳周髀經  
亦有加卯加酉之言若紀事之文無用此者南齊書天文  
志始有子時  
丑時亥時北齊書南陽王綽傳  
有景時午時景時者丙時也  
左氏傳卜楚丘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而杜元凱注則以  
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日夜半者即今之所

唐避代祖元皇帝諱晒為景

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  
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  
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始見  
於此考之史記天官書曰旦至食食至日昃日昃至舖舖  
至下舖下舖至日入素問藏氣法時論有日夜半日平旦  
曰日出曰日中日昃曰下晡王水注以日昃為土玉下  
舖為金玉又有日四季者  
注云土玉是今人所  
謂丑辰未戌四時也吳越春秋有日時加日出時加雞鳴  
時加日昃時加禺中則此十二名古有之矣史記孝景紀  
五月丙戌地動其蚤食時復動漢書武五子廣陵王胥傳  
奏酒至雞鳴時罷王莽傳以雞鳴為時後漢書隗囂傳至  
昏時遂潰圍齊武王傳至食時賜陳漬耿弇傳人定時步



亦何用援引許多武屏

果引去來歙傳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竇武傳自旦  
至食時兵降畧盡皇甫嵩傳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  
晡時大破之晉書戴洋傳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有  
大風起自東南折木宋書符瑞志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  
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皆用此十  
二時

今之十二時則據十二支  
定之耳亦自然之理豈  
人之所為乎武屏

此又抑古書從已說何  
乃陋也武屏

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  
扶桑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  
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宴食臻于衡陽是謂禺中  
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于鳥次是謂小遷至于悲谷是謂  
晡時迴于女紀是謂大遷經于泉隄是謂高舂頓于連石  
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  
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按此自晨明至定昏為十五時  
而卜楚丘以為十時未知今之所謂十二時者自何人定  
之也

素問中有言歲甲子者有言寅時者皆後人偽撰入之也  
年月朔日子

今人謂日多曰日子日者初一初二之類是也子者甲子  
乙丑之類是也周禮職內注曰若言某月某日某甲詔書  
或言甲或言子一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  
日子李周翰注日子發檄時也漢人未有稱夜半為子時  
者誤矣古人文字年月之下必繫以朔必言朔之第幾日



而又繫之干支故曰朔日子也如魯相瑛孔子廟碑云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又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史晨孔子廟碑云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樊毅復華下民祖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是也此日子之稱所自起若史家之文則有子而無日春秋是也後漢書魏鄒檄文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不言廿一日然在朔言朔在晦言晦而旁死魄哉生明之文見於尚書則有兼日而書者矣

宋書禮志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此古文移之式也陳琳檄文但省一甲字耳

南史劉之遴與張纘等參校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

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隋書

袁充上表稱寶曆之元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其誕聖之

時

時有十二而但稱子猶之干支有六十而但稱甲子也

漢人之文有即朔之日而必重書一日者廣漢太守沈子

琚綿竹江堰碑云熹平五年五月辛酉朔一日辛酉綏民

校尉熊君碑云建安廿一年十口月丙寅朔一日丙寅此

則繁而無用不若後人之簡矣

年號當從實書

正統之論始於習鑿齒不過帝漢而偽魏吳二國耳自編年之書出而疑於年號之無所從而其論乃紛紜矣夫年

朔是合朔古人有日食在晦者則古曆之朔不專在一日故又云一日武屏

上古未有稱夜半為子時者則此時字似應易作辰字

辰此從時字說武屏



修歷代史各紀年號體裁  
應尔若鼎革後以合毛踐  
土之人紀載一時行事自以  
本朝昭代為主應紀本朝  
年號而以他處年號分注  
之乃普天率土之誼豈有  
身為臣子而用他處年號  
者耶或自取其禍六時於  
事理而拘於讀書之過也

最考錯者莫如十六國  
嘗欲作一年表項與方  
陵言之武屏

據鄭事書鄭官安得  
不然乎武屏

號與正朔自不相關故周平王四十九年而孔子則書之  
為魯隱公之元年何也春秋魯史也據其國之人所稱而  
書之故元年也晉之乘存則必以是年為鄂侯之二年矣  
楚之檇杻存則必以是年為武王之十九年矣觀左傳文  
公十七年鄭子家與晉韓宣子書曰寡君即位三年而其  
下文曰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則自稱其國之年也襄公  
二十二年少正公孫僑對晉之辭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  
我寡君於是即位而其下文遂曰我二年我四年則兩稱  
其國之年也故如三國志則漢人傳中自用漢年號魏人  
傳中自用魏年號吳人傳中自用吳年號推之南北朝五  
代遼金竝各自用其年號此之謂從實若病其難知只須別作年表一卷

且王莽篡漢而班固作傳其於始建國天鳳地皇之號一  
一用以紀年蓋不得不以紀年非帝之也後人作書乃以  
編年為一大事而論世之學疏矣

春秋傳亦有用他國之年者齊襄公之二年鄭瞞伐齊注  
云魯桓公之十六年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  
卒注云鄭僖四年魯襄六年鄭簡元年魯襄八年

漢時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  
一年孝景三年楚元王傳亦云楚王延壽三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

是也淮南天文訓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謂淮南王安  
始立之年也注者不達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  
南王僭號此為未讀史記漢書者矣趙明誠金石錄有楚鐘銘惟王五十六祀



之論正  
同此失

又考漢時不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

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

六年靖侯卬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是也呂氏考

古圖周陽侯甌鍍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甌鍍容五斗重

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曰侯治

侯受侯嗣位文選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

惟魏四年歲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

年者曹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元史順帝紀至正二十八年乃明洪武元年也直書二十

八年自是以下書曰後一年曰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

應昌是時明太祖卽位三年而猶書元主曰帝且不以明

朝之年號加之深得史法疑此出於聖裁不獨宋王二公

之能守古法也宋史馬廷鸞傳瀛國公卽位召不至自罷

復有書至元者

英宗命儒臣修續通鑑綱目亦書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不書吳元年

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竝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

日也魏志三少帝紀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書正元

元年十月壬辰吳志三嗣主傳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

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

下書

據此則曹魏時已用支干紀歲矣

若奉命修史體裁應爾

然必出上裁方可若以本朝

人紀前朝末年播遷事必

本朝為主用本朝之年號

而以播遷之年號分注之

亦道理如此今世之得福

惠者皆自取之也



十一月下書秦始皇元年十二月景寅宋書武帝紀上書晉  
元熙二年六月甲子下書永初元年六月丁卯文帝紀上  
書景平二年八月丙申下書元嘉元年八月丁酉明帝紀  
上書永光元年十二月庚申朔下書泰始元年十二月丙  
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己未下書龍朔元年  
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  
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  
雲元年七月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  
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  
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  
竝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慮其繁鑄乃創新例  
必取末後一號冠諸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

春秋定公元年不書正月杜氏曰公卽位在六月故正義  
曰公未卽位必不改元而於春夏卽稱元年者未改之日  
必承前君之年於是春夏當名此年為昭公三十三年及  
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史官定策須有一統不  
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  
元年也漢魏以來雖於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卽以元年冠  
之是有因於古也按溫公通鑑是用此例然有不可通者  
春秋於昭公三十三年之春而卽書定公元年者昭公已  
薨於上年之十二月矣若漢獻帝延康元年十月始禪于  
魏而正月之初漢帝尚存卽加以魏文黃初之號則非春



自然以綱目為正武屏

史家已云尊帝為太上  
皇矣豈有以太上皇而  
紀年稱者乎近于言之  
不順故必冠以義寧也  
武屏

秋之義矣。豈有舊君尚在當時之人皆稟其正朔而後之  
為史者顧乃追奪之乎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  
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  
而下即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  
崩于温室按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  
安之號甚為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  
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  
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但不明書建文年號  
後人因謂之革除耳英宗實錄上書景泰八年正月辛巳

下書天順元年正月壬午旬有六日而不沒其實且如萬

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後為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

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

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為正不以一年兩

號三號為嫌

年號古今相同

水經注穀水下千金場前云太和五年曹魏明帝之太和

也後云朝廷太和元魏孝文帝之太和也

割并年號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訛取一字

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建紹乾淳之語已是不敬然

正當分注還以初稱為  
李如萬麻四十八年下注  
云九月以後為泰昌元  
年之類其光宗之紀則  
直稱元年九月武屏



猶一帝之號自相連屬無合兩帝而稱之者又必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弘嘉隆合兩帝之號而為一稱天啓六年部疏稱奉旨列聖年號昭然如何說二正近又有去上字而稱慶曆啓禎更為不通矣

地名割用一字如登萊如温台則可如真順廣大則不通矣何害武庫然漢人已有之史記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注云勃海碣石漢書王莽傳成命於巴宕注云巴郡宕渠縣魏晉以下始多此語常璩華陽國志分巴割蜀以成犍廣是犍為廣漢二郡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牂是犍為牂牁二郡魏都賦恆碣碣碣

於青霄是恒山碣石二山

人名割用一字者左傳以太皞濟水為皞濟信二十一年史記

以黃帝老子為黃老曹相國世家張釋之曰叔魏其鄭當時列傳以王喬赤松

子為喬松蔡澤傳以伊尹管仲為伊管鄒陽傳以絳侯灌嬰為

絳灌賈生傳

孫氏西齋錄

唐人作書無所回避孫樵所作西齋錄乃是私史至於起王氏已廢之魂上配天皇條高后擅政之年下繫中宗大義凜然視孔子之溝昭墓道不書定正而抑且過之矣

此說本之沈既濟駁吳兢史議謂當并天后於孝和紀每歲書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則紀



今唐書有武后紀有武后傳武后

考編年紀元諸書不盡大抵先君不得正統者多不踰年改元其父子相承者則否  
內自有當年改元者如符生是也亦必有踰年而繼元者直史家不改耳武后

若景帝恐是當時加中字武后

稱孝和而事述太后各禮兩得至於姓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及才藝智略年辰崩葬別纂入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其後宋范祖禹作唐鑑竟用此書法

通鑑書改元

晉書載記十六國時嗣位改元者皆在本年此史家取便序事連屬書之其實皆改明年元也不容十六國之中數十王皆不踰年而改元者也

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祠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於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昺祥興元年非也黃潛番禹容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繫於前年月日之下曰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

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祐年號

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爲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祐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祐年號此碑之末亦書天祐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於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云建與唐隔絕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岐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祐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祐者

###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爲倣春秋之文惠以爲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爲此文

徐邈曰凡書葬者據我而言葬

若南北朝時本國自

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於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於金



陵則得之矣

通鑑書閏月

通鑑書閏月而不著其為何月謂倣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閏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為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於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

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已入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又在前列稱高祖不嫌也武屏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

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其請尊漢王為皇帝於言為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於本紀第十卷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為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兖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於篇此言之不順也蕭子顯南齊書亦同此例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

漢書溝洫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隄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後歷官不同之法

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

史駁文多矣不但爾也武屏

此以齊王為替身字据其未禪以前極位而言武屏



亦有加内外字以別者

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今順天府保定縣稱小保定後人作史混書之而無別矣

郡國改名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為章陵

縣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又云乃悉

為春陵宗室起祠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

侯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日東垣人盧綰

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為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

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

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趙

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

黨錮傳劉祐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侯湛東

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

每見稱建安為魏此恐未然孝若為妙才之曾孫猶可也小顏



於音注姓字文類下云魏建安中則非武屏

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 史書人同姓名

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

亦有時未別者武屏

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

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

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曰草火訛可曰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曰大

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 述古

凡述古人之言必當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

則兩引之不可襲以為己說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程正叔傳易未濟三陽皆失位而曰斯義也聞之成都隱

者是則時人之言而亦不敢沒其人君子之謙也然後可

與進於學

### 引古必用原文

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水經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江

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州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立有問鼎

之志乃增一洲以克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

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

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注乃北魏酈道元作而誌中所指

今上則南宋文帝以宜都王即帝位之事古人不以為嫌

### 引書用意

既是引其原文何容改今上為宋主乎今人乃有拘忌遂致文之不順者什文字書六間有之武屏



書泰誓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引之則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成元年淮南子舜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淡潭相予爾雅注引之則曰漁者不爭隈此皆略其文而用其意也

### 文章推服古人

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於駢偶聲律之文宜不屑爲而其滕王閣記推許王勃所爲序且曰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李太白黃鶴樓詩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所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者也今之好譏訶古人翻駁舊作者其人之宅心可知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故也夫以題目之同於文公而以爲犯不韙昔人之謹厚何如哉

### 史書下兩曰字

注疏家凡引書下一曰字引書之中又引書則下一云字云曰一義變文以便讀也此出於論語牢曰子云是也若史家記載之辭可下兩曰字尚書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是也孟子書多有兩曰字如公都子曰告子曰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公孫丑曰伊尹曰公孫丑曰詩曰

### 書家凡例

古人著書凡例卽隨事載之書中左傳中言凡者皆凡例



也易乾坤二卦用九用六者亦凡例也

分題

古人作書於一篇之中有分題則標篇題於首而列分題於下如爾雅釋天一篇下列四時祥災歲陽歲名月陽月名風雨星名祭名講武旌旂呂氏春秋孟春紀第一下列正月紀本生重已貴公去私是也疏家謂之題上事謂標題上文之事若周公踐阼及詩篇章句皆篇末題之故此亦爾今按禮記文王世子篇有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有曰教世子有曰周公踐阼樂記篇有曰子貢問樂亦同此例後人誤連於本文也又如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一帝臨二凡十九首皆著其名於本章之末安世房中歌桂

華美芳二題傳寫之誤遂以冠後

爾雅釋親一篇石經本宗族二字在舅兄也之後母黨二字在從母姊妹之後妻黨二字在為奴婦之後昏姻二字在吾謂之甥也之後今國子監刻本皆改之

日知錄卷之二十



日知錄卷之二十一

四

本三





